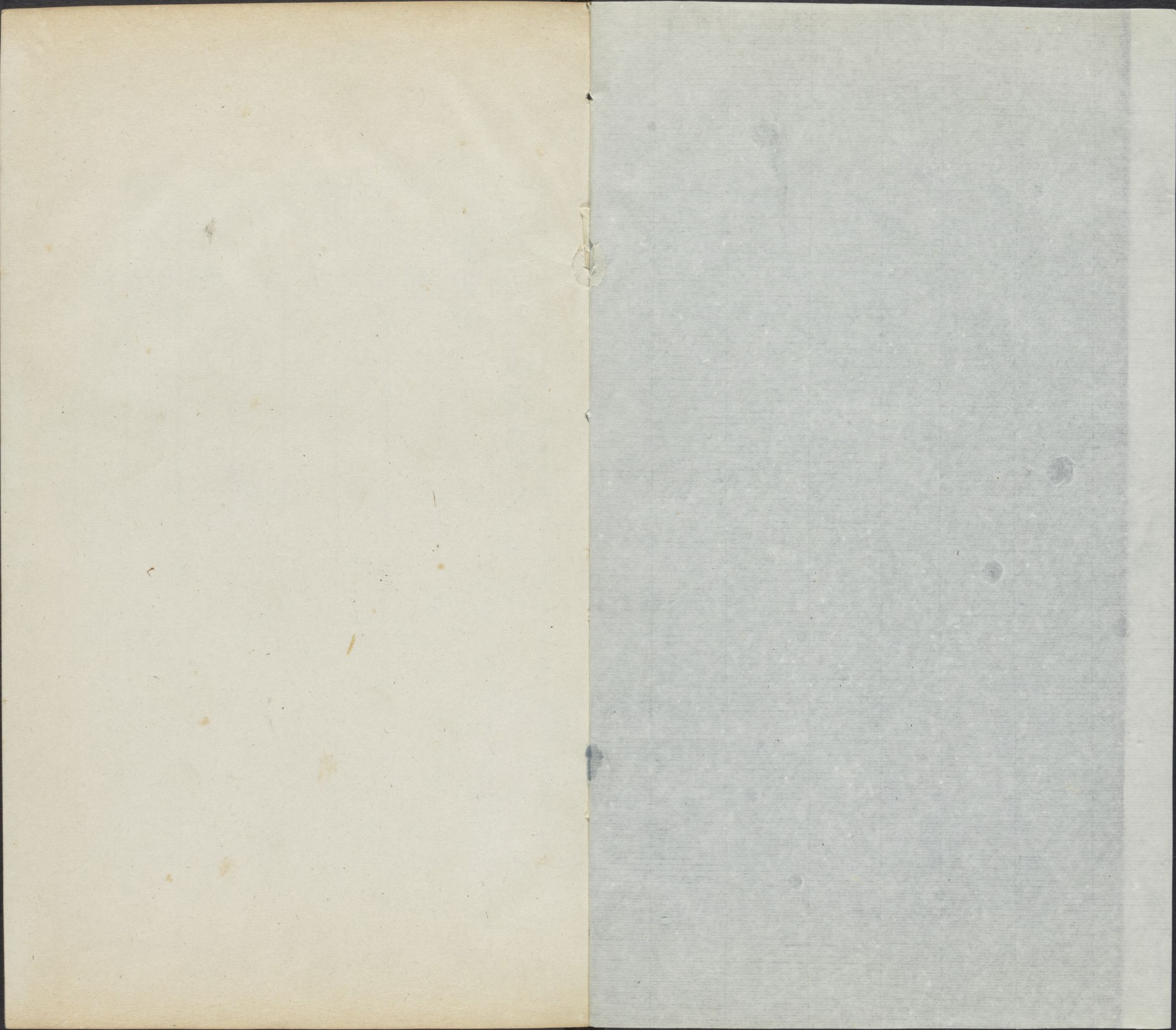


T9299/2216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0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三目錄

地理類

地

石

海

淮

濟

湖

池

潮

山

水

江

河

洛

谿

洲

泉

可氏頁容

卷之三地理

目錄

友人劉有綸

李凌霄

門人李繼元

張聖聽

姪 何萬化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三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地理類

地

積陽爲天而積陰爲地地承天而定寧萬物以形地承天而廣厚萬物以聚定寧則無不載廣厚則無不容於是鎮之以喬嶽奠之以泰山而不辭其重流之以百川注之以四瀆而不辭其污故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脉曰理其神曰祇大而名之曰廣輿小而名之曰尺壤或謂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何氏卷之三
沃土瘠土或謂之上方下方以中央爲居以長養爲
事以寒暑爲節以風雨爲時開鴻濛之先窮窅冥之
黨游岡竄之野息沉墨之鄉經緯而封疆縱橫而畝
畝變遷而陵谷界限而華夷貢其地之所供爲金石
火木隨其地之所至爲南北東西有九山九塞九藪
九州有八埏八紘八柱八極有多寒多暑有多陰多
陽體有龜龍貌有麟鳳勢有弓弩象有斗升有張有
舒有閉有塞有利有害有安有危有雌有雄有真有
隱有爲首爲面爲眉爲目有爲骨爲脉爲肉爲毛星
斗之墟有主魁主樞主機主權主衡主開主搖光主
楚齊主燕越主趙代主王子大臣以別其屬動植之
物有宜旱宜膏宜燬宜筴宜羸宜叢宜鱗介宜羽毛
宜黍稷宜稻麥宜種棗種栗以分其區此墨子所云
泰山之上則有封禪培塿之側則有松栢下生黍苗
莞蒲水生龜鼉魚鼈其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而以地爲仁者矣

山

山有兩山而合爲一山之體有四山而並爲一山之
枝有山負而移於東移於西有山飛而至於彼至於
此一竅有靈而通地脉半空無雨而出天漿見日月
星辰之光聞絲桐管絃之響或多玉多青艫亦或多
金鐵或多松多素霧亦或多豹熊或爲華盖闔風或
爲紫微太乙或爲玉笥石室或爲瓊室瑤房或爲軒
轅之宮或爲神農之窟或爲神僊之宅或爲天子之
都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嚙者爲
牛首冠而峭者爲鷄頭或電閃雷聲俱出其下或米

何氏類金 卷之三
沙粉屑皆流其中或大芙蓉小芙蓉或大鷓鴣小鷓鴣或大勞小勞或大翮小翮或見聖燈佛像或棲隱士真人託九成之迴崖臨萬仞之高岫孤峯入漢絕壁干霄綠嶂百重青巒千轉每分天而隔日時捲霧而含霞風泉傳響於青林之間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洵可以開襟散賞蕩累願情固宜使人窮日而忘返經旬而忘歸終身入山而惟恐不深者也若河北之山綿衍龐魄巴蜀之山窳窳巉嵯桂林之山剔透玲瓏江南之山俊俏巧麗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

隱見而微茫江山嚴厲而峭卓塞山童頽而堆阜溪山窈窕而幽深如此類者山各有地有時有容有色則固難以一律齊矣昔廣成棲隱于崆峒神禹得圭于宛委太公避紂于石室錢鏗鍊丹于武夷子夏退處于謁泉屈原作歌于玉笥次仲辭徵于落翮大士化現于落迦梅福修煉于梅岑曾參行孝于參里秦皇登臨于秦望謝允遠遁于謝羅劉安遇仙于八公秦系結廬于九日戴顓徙居于黃鶴元結逃難于猗玗此又地以山靈而山以人重者也

石

石者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故石之體不同而石之名亦不一曰靈曰異曰錦曰香曰浮曰鳴曰冷曰熱曰醒曰活曰質曰文或爲孝子仙人或爲望夫化女或鞭陰則雨鞭陽則晴或色黑如龍色白如馬有三生三品有五色五車有落星禮星有乞子九子有試心試劍有浣紗浣衣有松化松風有龍文龍口支機而挿竈磨鏡而畫眉生穀而協金沉犀而燃鼠函谷之石文有桑四十八字者所以示上聖御歷之數鑑湖之石刻有魚三十六鱗者所

以表下土豐年之祥昆明之鯨每至風雷則吼零陵
之燕常逢雲雨則飛掘之可以得井龜碎之可以得
印鵲含之可以千日不食服之可以數日不饑汶山
可以煮鹽馬嶺可以解毒豫章可以熟食筑陽可以
鑿人南雄可以爲鍋長嶺可以種火玉女可以占雨
南山可以禱泉或呈鬚眉冠履之形或標甲乙丙丁
之品或見日月魚龍之狀或聞風雷靴角之聲剖之
而得一蠶破之而得雙劍窺之竅中而有光如電候
之未刻而有氣如雲嚴君平以下肆而得支機周封
史以行氣而服鍾乳虞愿以清介而見雲霧陸續以
無裝而載鬱林到公漑迎置于華林園薛元超涕流
于中書省生公點頭于虎丘寺翁仲鑄列于司馬門
此豈猶夫石而已哉若所云石飛六日石言二陵大
石自立而行瑞石浮江而至石駝出水于腹下石獅
破血于山頭與石人傍立而聞語聲攘袂而爭地界
諸如此類者則已近于誕矣

水

天下之物其至細微莫如水其至柔弱亦莫如水然而涓涓者涓涓大至於不可極靡靡者沟沟遠至於不可窮無所私而無所公無所左而無所右擊之不可刺之不傷焚之不燃斬之不斷通於天上氤氲而雲雨露雷行於地中振蕩而江淮河漢翱翔忽區之上而泛濫八極之遙遭回川谷之間而奔騰大荒之野雖細微而曾不得其把握也雖柔弱而曾不知其津涯也此無他水坎止而安流流故能潤水自高而赴下下故能卑卑爲百谷王而與之相吐納潤爲羣

生澤而與之相始終水之所以浮天載地藏垢匿瑕而稱至德上善者其謂是耶彼有運水以贈河伯者不見其多而決水以納江流者不擇其細嗚呼吾以此識水之道矣攷之黑水出於瀘江黃水出於汝上碧水出於東海丹水出於南陽籠水出於梁州城孝水出於河南郡粉水出於筑陽縣澄水出於九視山若始興之梧桐大荒之寒暑崑崙之日月化宮之丁東廣漢之瓊漿廬山之瀑布蔣山之功德黎州之梵音天然國之水盛以琉璃則止風濤之險乘磯山之水聽之夜半則聞絃歌之聲鸚鵡之谷水清而占天

下之平臨淄之女水流而卜天下之治河水先清而見上天降嘉之應洛水先温而見王者盛德之徵此豈偶然之故而已哉若水有宜金宜玉宜砥宜碧宜丹水有宜麻宜麥宜黍宜禾宜稻水之重者其人多虺與蹇輕者其人多秃與癭甘者其人多好與美苦者其人多疔與偃辛者其人多疽與瘞水之躁者其民好勇而麤泚者其民好事而戾枯者其民好利而詐沈者其民好貞而戇清者其民好正而閒乃知流水之源非可泛視而觀水之術未可易言也

海

夫海苞乾之奧括坤之區受霧露以成其深積波濤以成其大黃金璀璨紫石嵯峨巨浸入維洪流千里透天池而箭疾絕地脉以飈馳善下已絜乎龍堂流謙更清乎鮫室滄朱崖而浮析木薄碣石而蕩之罟鞬陽逸駭於搏桑之津大明鑣轡於金樞之穴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泛泛悠悠於墨齒之邦瀛洲蓬島峙其中員嶠方壺踞其上鯤鵬之所變化神仙之所宅廬吞別派而且千壅細流而累百驅迅波以來注走奔浪而方前昏明注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竭歷春秋而不變遭水旱而
不移朝五湖而夕九江含三河而納四瀆浪動則星
辰如覆湍轉則日月似驚陽霽而散靄舒霞陰霖而
興雲降雨海神遷徙于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海市
變現于層空恍宮室樓臺之狀所謂靡遠弗集靡幽
弗通無怪弗儲無竒弗有者也故齊景遊之而忘歸
秦皇望之而思渡魯連蹈之而欲死管寧遇之而省
愆陳茂拔劍而息波鮑靚療饑而煮石姜肱浮桴而
辭辟荀美登望而凌雲至若陸元方之自知無私歸
崇敬之不忍獨濟謝太傅之神情方王段希堯之生
平不欺而始驚舟楫之危卒脫風波之險其人可知
矣昔人有行海者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見
飛鳥而幸其近岸見橫石而恐其覆舟見白氣而知
有山峯巖壑見黃氣而知有國土人烟見黑氣而知
有水乃克有濟耳不然者漫以其身臨不測之淵涉
無邊之岸安得晏然而已乎

江

江者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列五津源出岷山
流入滄海鼓洪波于赤岸淪餘浪于柴桑觸壑興瀾
排巖拒瀨石帆朦朧以蓋嶼萍實時出而飄涯嘗以
春秋朔望輒有怒濤每當風雨露雷便多冥色此大
江一壑天之所以隔南北而長江千里險之所以過
金湯也江水至滬汭高險迴曲故臨其地者憮然有
三憮之稱江水至金山甜淡澄清故飲其泉者冷然
有三冷之目資州江上有珠生于水者常現寶光故
以珠江爲號成都江中以錦濯于水者益增文彩故

何氏類錄 卷之三
以錦江爲名夏禹濟江而南省方則黃龍逝焉而曳尾周穆浮江而東至海則鼃鼃叱之以爲梁江上之丈人贈劍于伍子胥乃重以千金之價江濱之仙女解珮于鄭交甫竟失之十步之中楚妃畱漸臺以使者忘持王符而致沉江水則何其貞李冰爲蜀守以其女與神爲婦而刺殺江神則何其壯祖逖之擊楫而渡江也志在肅清中原張禹之鼓楫而過江也志在理察枉訟江而覆溺生人則王猛奉帝命按之江而恠見水族則溫嶠燃犀角照之忠臣如王僧辨者擊賊而遂泛安流則有群魚飛空而引導神術如吳

猛者遇風而不假舟楫則以羽扇畫水而分流楊素之視軍江上而敵兵望見端坐大船也駭其容貌偉然尊嚴若神狀而稱之曰清河公陳堯叟之泊舟江邊而老叟預報來日大風也忽而怒濤暴至沉溺如叟言而知其爲遊奕將若乃洞庭瀟湘之水逆泛至于翻流亦理之所有至云東塘楊林之水出火可以燃物或理之所無耳

淮

維淮會泗沂經譙沛導桐柏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
川擅五材而含七德柔而能武弱而能強作紀一方
播通八氣其田纔熟則數道藉之旁資其波乍揚則
衆流爲之鼎沸可以阜財貨可以集舟車可以富國
家可以利商賈此謂天之奧府地之巨浸在昔周鼎
之所潛魏壁之所沉蠙珠之所產玉璽之所得而神
禹治水時風驚雷迅石號木鳴所獲淮渦水神名無
支祈者授以庚辰制之而消水患者也其水左出荆
山右出當塗而奔兩山之間在三洲之上遠浦湛澄

天色清流含映日暉馳駭浪以遙翻凌驚濤以高驚
潛鱗踴躍于其底飛鳥浮沉于其間雀入之而爲蜃
橘踰之而化枳蓋其水嘗竭于晉永嘉之世亦嘗竭
于宋太始之年而外夷鷄林國朝貢之期稍愆其水
即爲之不至梁時魏降人巉石之堰雖築其水又爲
之奔流而歷代有封之爲淮瀆長源公者封之爲淮
瀆長源王者則淮水亦稱神靈而自惟聖德應期神
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則毒流遂爲安流無虞
泛濫矣不然彼所爲青軀白首金目雪牙搏擊奔騰
者豈能帖然于龜山之下彼所爲馬首人頭龍形魚
身奇類詭狀者豈能安然于壽陽之津雖以鎖鍊之
以鐵灌之亦何能爲哉

河

河水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以爲主出貝丘而導積石由砥柱而冒石門迴合千波橫奔萬里偉連天之浩汗上騰雲雨之祥壯發地之崢嶸下倒巖巒之影積陰蒸氣與瑞靄而相鮮爍日生霞連榮光而不斷激桃花之浪傾竹箭之流見五老之飛星識三州之負土旣襟帶乎晉衛復領袖乎齊秦珠宮貝闕以爲居玄貉白狐以爲祭蓋經天亘地之水其源渾渾泡泡皓皓盱盱其流或曲或直不減不增所謂河九折注海而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故千年河清聖人應其

備比類金 卷之三 十五
瑞九里河潤京師蒙其休堯游河渚則赤龍負圖以
呈舜觀河洛則黃龍負圖以出大禹之觀于河也受
圖而得綠字武王之觀于河也沉璧而出綠圖自古
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此後世亦有沉寶玉
于河以祈祐者亦有沉璧馬于河以作歌者又有神
魚舞河而降詔河東者又有竹落治河而改年河平
者天欲表瑞則如宋元嘉之世河水流清天欲見妖
則如漢梁冀之時河水流逆或東郡河水泛濫而太
守親禱未必爲災或濟北河水澄清而諸侯竊窺未
必爲福其故不可得而知者矣彼有人至河上一旦

沉舟而失詔書者乃向河神爲之祝禱遂斷層水三
十丈而得之于沉鈞有人詣河邊十年望空而輒下
拜者乃得河伯爲之垂憐輒與白璧二十枚而教之
以行水此兩事不可謂不奇而至謂郭汾陽鎮蒲時
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墀公酌酒以少女許之其夕水
退橋成而女尋卒人因立公祠而稱河瀆親家翁者
恐亦涉于虛誕耳

濟

濟之一水細微而稱爲瀆者言其不因餘水之波獨能向海而赴故以瀆名濟之一沙周迴而呼爲鬪口者言其正當入海之處與潮相觸而流故以鬪名也其水出于王屋而入于黃河別之有二濟之分總之在四瀆之數南北異岸而踰千里彼此通流而鎮一方掘之則爲吳溝據之則爲齊阻蓋雲雨于是乎興垢濁于是乎蕩度量于是乎齊其德甚美而其澤甚潤者也故知此水乾曜資光坤靈播液旣導源以出况亦引流以通滄漾清泚而遐分界飛濤而劃絕川

風瀾瀾水德澄澄盤渦渾曉日之輝叠鏡寫晴峰之
翠畫裳應于晨月文戟分于曙星綠字飛汀腹龍堂
而愈灑非烟泛浦洗貝闕而增明何必溱洧之陽方
濯其髮寧俟滄浪之畔始澡其纓瞻淇津以懷仁乘
長波而欽智堪視諸侯之爵應受清泉之封矣乃其
水之南注也則濟導于沅其水之東流也則濟歸于
河其時而入河無復截流而南者則在王莽之末世
遭旱而此渠枯涸故耳善乎李甘濟之爲瀆問也其
云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
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王班祀之意何如耶

洛

維洛三川合派關中特表上靈八水分流畿內實稱
善利導源熊耳控流豫州浩浩乎納穀而吐伊泱泱
乎貫周而淹亳蓋遠朝海若近達河宗而洛之水遂
爲名流大澤洛之爲言繹也言水之絡繹光耀也洛
水龍見爲帝王始興之徵洛水先温爲帝王盛德之
應故王者德至淵泉則龜書出洛天以與命地以授
符自黃堯舜禹以來未有聖人而不觀河洛者或青
鯉見而赤文起或玄龜負而赤字呈或臨觀而鳳凰
啣圖或即位而鱗甲成字周成觀洛而得背甲刻書

何氏類錄 卷之三 十一
之文則姬旦爲之援筆秦始皇祀洛而呼祖龍受天之寶則群臣爲之作歌有時洛水將毀王宮而欲壅之也不聽太子之言而卒以致亂有時洛水出造天津而欲塞之也因聽陳宣之諫而竟以弭災神龜中于洛水之上作橋常景摛詞而獻頌貞觀後從洛水之堤步月上官徐巒而詠詩潘岳閒居于洛水之濱製之爲賦李郭同舟于洛水之上望之爲仙若則天以女后臨朝而其時有僞造瑞石之文輒侈稱聖圖之表乃爲壇于洛北行禮于壇前而偃然受臣子之朝賀聽父老之立碑可謂不度而無耻矣

湖

五湖者析之五名而總之一水稟上天咸池之氣號仙人浮玉之堂亦有大雷小雷亦名彭澤震澤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大海合流北苞扶桑西連濛汜邈乎浩浩漫乎洋洋極百仞之深幾千里之潤受三方之灌溉作百川之巨都昔者大舜捐珠玉于五湖神禹注淮汝江漢于五湖即其處所此零雨之所薄衝風之所馳玄靈之所依大陰之所怙而其後爲龍威丈人之所宅爲吳王闔閭之所遊爲范蠡扁舟之所泛則以其有地道可通有練瀆可鑑有釣洲可止也蓋

孤石滄波之裏高山苦霧之中窈窕而尋灣漪迢遙而望巒嶼行舟逗遛遠樹度鳥棲息危檣映日而動浮光帶天而澄迴碧所謂林壑歛暝色雲霞收日霏巖高白雲屯春曉綠野秀者其謂此矣他若葛塘倪塘官亭劫亭若丹陂丹陽白羊白馬若射陽射貴大澹大井若秣陵蔣陵碧光金光若龍目馬骨花墅芍陂若太傅侍中卽官僕射若夏架樊梁半湯迴踵若篁墩玄武汝墳新豐若長塘高沙巴丘赤山若昆陽剡川明聖詔息湖之名如此類者或得石函或得銅斗或出頰鯉或出白鷺或龍升于天或魚產于穴或清光可綴或王氣可占或禱之而其帆分北分南或泄之而其水半寒半熱或翠巖映發如畫或赤水熒黃如丹閱其代年察其雲物斯不亦所稱巨浸洪流廣源大澤而爲五湖之流亞者耶

谿

無水曰谷有水曰谿谿者潭澄清而結綠瀨揚白而戴華散輕文之漣羅飛急聲之瑟泊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微波縈迴文景澄映鷗浪不振鷺濤不驚夏月行而覺秋秋朝坐而疑夕湛清華于古木于以交輝開鮮彩于層空茲焉競爽故有百仞千仞而成不測之谿者夫楚靈于乾谿而起臺呂望于磻谿而垂釣文中子住白谿而講道郝上人遊青谿而發吟任昉從東谿而泛舟王猷棹剡谿而訪戴杜甫築浣花谿草舍漁人入武陵谿桃源柳子厚自愚谿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殘存之句，但難以辨認。

卜居惠遠師從虎谿送客香水谿西施之所嘗沐浴
若耶谿越女之所嘗採蓮五雲谿之潭深而清百管
谿之水沸而涌菊谿飲之而延壽小谿挹之而生寒
橫谿冬亦不枯夏亦不竭武谿鳥不能渡獸不能臨
惡谿好谿者以一地而改名前谿後谿者以一時而
合景二谿可以辨泉流之煖冷五谿可以居蠻貊之
子孫彼有滌煩想于心胸蕩遺塵于水域嘆其竒絕
愛其清幽如沈充之製爲曲謝連之作爲詩者則豈
非以清暉能娛人眷眷不能去哉

池

水之曲者曰沼而水之圓者曰池池所以停水而養
魚鼈浴禽鷗者也疊風紋而連復連折迴流而曲還
曲總括趣絕常看鯨浪大來委輸成深時見鳧舟漸
起遊人競渡搖海艦于三春暮客來投落江帆于四
岸庭槐俯映迷月桂之扶疎雲鳥低臨覺鏡鸞之縹
緲木葉方落如洞庭嫋嫋之時金風乍搖似易水蕭
蕭之日爾其畫舸欲滿輕棹常飛榜人蕩蘭槳于層
波釣女投銀鈎于巨壑斜景自高回照平沙更鮮素
光相向俱妍曲橋增媚東西極望雲霧之所瀰漫南

北紆縈虹霓之所引曜曉川映碧似日御之在天河
夜浪浮金疑月輪之馳水府所謂遙逐桂舟迴時看
青雀去樓臺非一勢臨翫自多竒者非耶若昆明以
習水戰玄武以肄舟師積翠以酣飲賦詩靈芝以營
構窮巧臨碧以觀魚爲戲芙蓉以乘輦行游曲江本
隍州故基至開元而始加疏鑿福源本蓬池舊址至
天寶而並禁樵漁憚李絳之忠至蓬池而遂返因趙
典之諫止鴻池而不開蓋雖有事遨遊而亦非終怠
傲至乃殷紂之爲酒池也日與糟丘爲酣樂則沉湎
而太荒夫差之作天池也日與西施爲水嬉則宣淫
之已極矣若杜亞之鎮淮南每泛九曲池上未嘗不
曳繡爲帆山簡之守荊州每臨高陽池中未嘗不銜
杯盡醉即其人故有俠氣夫乃不無侈心也乎

洲

洲爲水中可居之處亦江上可問之津也北海有大洲者南方之草木猶生巨海有十洲者塵世之人踪罕到朱崖洲美姝之所集羅公洲隱士之所居市橋洲貴顯之所鍾加子洲王師之所泊梁武放生于長命龐公樂志于魚梁漁父棹歌于滄浪賓筵高會于鸚鵡羅洲之竹梧交蔭汎洲之果實歲供鵲洲之地里首尾迢遙蔡洲之宗人室廬宏敞夷洲方士泛之以求仙藥烈洲商船泊之以避迅風有洲於門前之溝忽起爲岸者乃殷仲堪蒞郡之祥有洲於益州之

地忽生爲堤者乃王勝熹臨州之兆洲在司馬宅之陽者高士逍遙率爾極其休暢洲在蒼梧山之趾者道士獨處休然廢其笑談若沔水自襄陽而下二千里先是無洲而當張興世之初生也其洲忽生其旣生也其洲漸大及其爲方伯也其洲遂成十頃餘亦奇矣至所云九十九洲者相傳滿百則王者興不百則王者廢而時乎一洲生也則宋文帝龍飛于江表時乎一洲陷也則高繼冲納款于中朝此其數卽又奇矣哉

潮

潮者發源溟池迴衝天井水無涯而拍岸山孤映而凌空旣激波而揚流亦崩巒而填壑或隨星之長短或係月之盛衰或流而東流而西或時而子時而午或大或小或減或增或以一晝一夜而再來或以餘日餘月而獨大或朝下晚上相合而奔或排空凌虛倒流而至看遙樹之漸沒見遠天之若浮海鳥飛失前洲漁人渡迷舊浦蓋濤水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道遠者其勢雄故湧起而成潮也山海經以爲海鯀之出入浮屠經以爲神龍之變化必不其然而說者又

何氏類金 卷之三 二十五
謂他江之潮夷如湧泉惟浙江有銀山雪屋之狀以爲子胥恚恨之氣衝擊而成故嘗立以鐵幢射以强弩不知自有天地即有江河屈原投湘而死湘江亦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亦不爲濤二子豈不能發怒于波濤之中而子胥獨能以怒氣爲此洪湍駭浪哉彼有士女從百里之外當八月之中共觀舟人漁子泝流觸浪而謂之弄潮者則幾于以潮爲戲要亦風氣使然耳聞之東海中有牛魚者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去則毛伏此亦可以占潮之去來而不可以理解者也

泉

泉者出於山下列於井中既漱玉而藏珠亦穿石而吐溜源通湘渚流達漢臯沃日浮天折陰開竇繁星垂而綺映新月入而鈎澄苔爛斑其錦舒烟凝泊以香起聲嗚咽而成韻淚闌干而向人浦水光搖似動橫波之末岸莎風靡如存毫髮之餘懸樹色而淋漓列山光而洗艷鬼神倏閃以恍惚蛟螭鼓怒以噴騰曰菩薩曰聰明曰綾羅曰鸕鶿曰水簾曰瀑布曰鹿跑曰龍湫曰麻姑舒姑曰聖女妬女曰半湯半月曰太極太玄曰金線金沙曰玉漿玉醴有白泉赤泉紅

泉靈泉神泉乳泉美泉之目有檻泉下泉瀆泉沃泉
洗泉肥泉瀆泉之名有雄有雌有溫有冷有清有濁
有廉有貪或右竭而左盈左竭而右盈或小叫而小
涌大叫而大涌白礬上徹丹砂下沉榆莢同流桃花
共下其色之變者流而爲五雲之漿其味之甘者結
而爲三危之露濯之可以却暑浴之可以攘寒飲之
可以永年祭之可以去疾此堯山之一泉艾縣之二
泉句將之三泉崑崙之四泉蘭州之五泉與天下之
七湯泉十溫泉所以稱也彼有笑泉者人笑則湧有
飛泉者刀刺則飛有喜客泉者客至則橫流有撫掌
泉者掌鼓則滾沸蜀嶺之聖泉行道者患渴而呼之
則泉來如溜泰山之醴泉欲飲者洗心而澆之則泉
出如傾固已異矣而至有苦泉變爲甘泉漏泉變爲
不漏泉者不尤異乎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三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四目錄

郡國類

都會

公署

關

里

市

橋

風俗

友人陳玄娘

郡邑

驛

城

村

道路

井

尺邦奇

門人王國士

王應遴

姪 何如臯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四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郡國類

都會

蓋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
定鼎故諸夏以京師為根本而大君以寰宇為室家
都會者王之所居民之所聚天之所啓神之所安也
自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帝嚳以來或都陳都曲
阜或都涿鹿都有熊或都窮桑都高陽或都高辛都
亳邑而堯舜則都平陽都蒲阪禹湯則都陽城都亳

文武則都鄴都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陽唐都太原宋都汴京可歷歷數矣蓋古者地方千里必控上游臨制萬邦宜憑豐壤營王之邑匪徒建國于三川宅帝之鄉實乃稱雄于四塞每宅中而圖大常居重以御輕形勝據其膏腴而不基斯奠山川作其襟帶而神器是擁內蔽日畿外連天塹仍增崖而衝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大寢離宮承以高闈別館崇臺碧落之上飛觀紫烟之中廓靈關而爲門苞玉壘而爲宇指衡嶽以鎮野列星辰而帶堦虎踞龍蟠儼帝城之葱鬱左扶右翊闕輦轂之森嚴複道接于東

西交衢通于南北均朝宗于百辟供貢賦于多方馬鹿超而龍驤車雷震而風厲誠千倉萬庾之地是四出八達之郊勢共控其要區占俱推其王氣所謂陰陽和而風雨會天地合而四時交者非耶即晚近世嘗從遷徙之謀或阻偏安之業此在守成者之臨御或多廢弛而紛更而遡創業者之規摹固已宏遠而畫一矣

郡邑

蓋天地分闢以來至堯時而九州平舜時而十二州
肇周成則冀野析于幽并徐梁入于青雍禹貢雖少
更而九州則如故矣厥後天下三十六郡則分于秦
刺史部十三州則置于漢二十州隸于晉三十八州
隸于元魏九十七郡隸于北齊二十三州隸于梁二
十四郡隸于陳一百九十郡隸于隋三百二十八郡
隸于唐一百一十三州隸于宋其間或增或損或合
或分或廢而旋興或興而旋廢或省繁而就簡或益
寡而裒多或扼吳蜀之咽喉或控交廣之戶牖或稱

何氏類金 卷之四
江河之襟帶或作畿輔之藩籬風烈川長烟平野濶
外負要害內函膏腴水生蒲魚土產塩鐵有稷有稻
有絲有麻有丹有珠有布有帛塹山而煙谷者遙控
道里飛芻而輓粟者多閱歲年城勢逶迤若台岑之
隱映地形宛轉如崑閬之相望列之而千門馳之而
八達夕繞雲霞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其近也別館含
靄孤亭澄秋家藏畫舟戶閉煙浦其遠也聚柝春深
增裨霧杳涘接河漢波通女牛所爲干戈鼙鼓之雄
絲竹管絃之美又何能勝道哉摠之從來古今惟此
郡邑時而爲脉爲絡爲膺爲膏時而爲瘡爲痍爲瘡

爲瘵時而城郭氤氳能使人戀時而山原凄愴能使
人悲昔人有言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時
弊則戚居嗚呼撫有郡邑者可以絳思矣

公署

昔者甘棠爲召公聽訟之所棘木爲司寇聽斷之場
公署尚未之立也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
所居謂之寺而由公卿以至郡縣公署徃徃有之有
南衙北衙者以官之文武爲別有槐衙柳衙者以樹
之行列爲分而所謂霜臺栢臺廬省華省公府幕府
直廬學廬政事堂思隱堂中書屏參佐屏芙蓉幕蓮
花幕司馬廳刺史廳於是乎立矣如何並之廉平而
爲穎川守也竟不携妻孥而至郡署馮元淑之耿介
而爲始平令也亦不挈妻子而來縣齋羅含以衙舍

誼譁另伐木誅茅而卜居聿宣清譽房瑄以衙宇繕
修多興利除害而賦政頗著能名阮嗣宗盡壞東平
之郡衙而撤其屏障其人可謂踈狂呂僧珍不徒督
郵之官舍而益其私居其人可稱公謹寇萊公以平
章而謫道州司馬也因素無廨而會人民競赴其工
故知成者不日蔡子居以中書而遷晉陵太守也及
將之官而令左右增修其第庶使來者無勞陸幼節
與諸葛恪換屯柴桑乃幼節之時臨去葺室廬以待
之而諸葛頽然輒毀其故屯二人之優劣自判呂微
仲與安厚卿俱在政府乃微仲之兄入朝虛正寢以

待之而厚卿宴然處父于西序二公之賢否遂分而
他如徐孝克之爲都官尚書張嘉祐之爲相州刺史
樂廣之爲河南府尹桓恭之爲桓石叅軍李吉甫之
爲彬饒二州傳昭之爲安成內史始也輒多妖怪宦
者不得寧居而其後葬女子于廳前掘狐狸于墻下
命葺其居而災絕祓除其署而吏安忽來風雨而廳
事遷兩經歲年而妖魔息則豈非邪不勝正而異可
轉祥耶若西河守鮮于冀之作公廨未就而亡而後
守趙高之五官功曹匿錢二百萬冀乃爲鬼言書表
屬高以狀上聞而詔且旌其幽中之訟亦足怪矣

驛

驛謂之飛郵亦謂之傳舍謂之候館亦謂之遽廬蓋郡國朝宿之處在京師者則以邸名而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則以驛名也自周以來至于漢唐宋之驛有籌筆有通津有皇華有長樂有三鄉萬春有青雲白沙有堡城管城有敷水滋水有大路次路有都亭上亭有迎鑾迴鑾有來遠懷遠而主驛則有行人行令有典客典蕃有士有丞有令有使或置之水或置之陸或置之水陸之衝或置之華或置之夷或置之華夷之界一十里者有之三十里五十里者有之

五百餘里一千餘里者亦有之十八所者有之七十
六所八十六所者有之三百餘所一千二百餘所者
亦有之而攷之在周則皆邑以具湯沐在漢則皆邸
以奉朝請在唐則皆院以供進奏在宋則皆館以待
蕃使矣其山水靈秀蜀相以之展運籌其車聲琅璫
唐皇以之備臨幸征人之客途溺死者敬御史形諸
夢中而葬之以安其游魄女巫巫之乘傳橫行者左刺
史斬于堦下而籍之以收其餘緡劉禹錫望女几之
山感懷而發詠元微之愛岵嶺之嶺寄與而作詩今
公之破敵有功勲則帝隆郊迎之禮王吏之延年有
道術則人多投贈之章元和間內官參驛務之權吉
甫爲之奏罷長慶間行營多驛騎之擾公綽爲之請
停上之朝覲爲修容之區會計作交政之所下之勞
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庶幾不虛此驛也
哉若太尉劉寵之出京邸而欲息郵亭吏惟整頓灑
掃畧不顧之而竟付無言也可謂有長者之風舍人
鄭莊之在長安而嘗置驛馬日惟請謝賓客夜以繼
之而惟恐不徧也可謂無貞人之槩矣

關

關

上垂天關以爲宿下廓靈關以爲門關者所以察人
出禦人入禁異服稽異言凶札則無征仲春則無索
蓋王公設險守之使者建節臨之閉以至日謹以孟
冬束爲咽喉控爲襟帶關之設其來遠矣後世偏介
暴征其稅彫門使食其征非不防姦盜而姦盜愈生
非不察僞游而僞游滋甚此門關之法所由壞也故
有仰關而攻斬關而出閉關以備他盜開關以延敵
人棄六關而重貽不仁之譏失三關而如出無人之
境而又有從六國之約封一丸之泥跨青牛之車持

白馬之論或買符而往或解印而還或累傳而來或棄襦而去馬入而猶未掩雞鳴而始得逃直北備于榆中從西居于灞上有功征伐而耻爲關外之人不受餉遺而甘食關下之橡久居絕域而上疏願得生還何處崖州而作詩乃云生渡豈非丈夫之奇舉邊塞之偉觀哉若請兵會于關而不得許者則其爲計已窮出亡至于關而不得舍者則其爲法已弊矣

昭關在楚函關在秦江關在吳潼關在魏太行關在上黨白馬關在沙州延壽關在新城居庸關在上谷晉之關有馬溺蜀之關有陽安趙之關有高梁鄭之關有白水以至四關八關之在漢七關三十關之在唐三關十關之在宋總之設關者其間如礪其絕如斗所謂一夫荷戈百人自廢十人固守萬夫莫前者也

何氏類金 卷之四
一
袤而千里險阻而九重縱橫而千尋盤踞而萬仞或
名紫塞黑壤或名赤甲黃金或名通鴟下魚或名卧
龍游鹿或名五羊六壁或名萬歲千秋或名南武西
安或名奉天仗義或名石頭石鼻或名白鹿白沙或
名羅侯大夫或名夫人皇后有聞神女歎聲而城始
就緒有依大龜行處而城始竟工有見毛人涕泣而
城乃受降有因馬跡周行而城乃不陷言言天設侏
仡雲屯大河自北而南皆爲溝洫窮谷從中而斷豁
若重門倚霄漢而匝野屏開跨金方而當空黛染依
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髣髴虹霓盡識旌旗之色蓋
連山上捧鬪士以之增威峭壁初嚴戎王於焉慟哭
所謂咽喉上國襟帶皇都者非耶彼以疑城而勝敵
者如魏文帝之在廣陵植木加葦而飾之一夕而城
成以凍城而勝敵者若魏太武之伐蠕蠕斫柳灌水
而爲之一夜而城立此雖倖勝終屬危道耳彼樂毅
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
能克盱眙之孤城者則以敵無堅脆有備者勝國無
大小善守者全也此又不可不知也

里

里之爲言止也言人所共居止也古有以五隣爲里者有以十軌爲里者有以一百戶爲里者有以三百步爲里者蓋問問于焉輻輳烟火于焉繽紛在庸衆居之習以爲常而聖賢居之借以爲重自魯孔子之闕里鄭子產之東里而里于是始稱矣帝里者天子所生之鄉戚里者椒房所處之第勝母里者曾子之所不入清節里者晏子之所卜居樛里者樛疾以樛樹當門而名錦里者張儀以錦澗築城而號以聶政之俠烈也而于深井里托迹以左思之博洽也而于

何氏類金 卷之四
宜春里退居荀氏之名高陽里也以荀儉兄弟八人者皆有才名劉氏之名居巢里也以劉知幾兄弟六人者皆有文學薛氏之名薛曲里也以薛繪之子姪十人皆榮膺冠裳于世楊氏之名靖共里也以楊汝士父子兩世皆森列棨戟于門漢刺史卿長朱軒華蓋同會于廟中故名其里爲冠蓋張嘉貞弟昆駟導軒車充盈于巷內故名其里爲鳴珂劉仁軌一家俱授上柱國而州黨以爲榮稱其里曰三柱賀德仁一姓俱能屬文辭而鄉間以爲盛改其里曰高陽有安邑里靖安里驛坊里樂和里者乃當朝權貴卜居之

坊有歸正里歸德里慕化里慕義里者乃內附蠻夷賜宅之所通靈里以旌王賜孝終里以旌陸昂孝張里以旌張敷文德里以旌李謚獨楓里以旌郭世道孝行里以旌王文殊和順里以旌李德饒孝悌里以旌趙忠獻若張堪之歸平陵里至里門而步石慶之徙居陵里入里門而趨則又以盛德人而爲盛德事者也嗚呼漢高皇與盧縮同里而同日生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而同謀逆于木隱而西河之里以爲美李陵降而隴西之里以爲慙此其人可知也已

村

昔濠州有禹會村者爲神禹夏后朝會之地太湖有
角里村者爲角里先生隱居之鄉新安之有任公村
也雲溪窈窕太守任昉愛之而淹畱尋幽累日忘返
睦州之有錦沙村也山壑嶙峋參軍吳喜聞之而往
造鼓柁彌旬不歸杜少陵之結廬在成都浣花村者
銜杯嘯咏時偕野老田夫段承式之別業在宣城木
香村者樂志棲遲輒賞名花嘉樹昭君村者明妃生
於其地夜烏村者何后冊於其時朱陳村者百年兩
姓永結婚姻之歡榆柳村者一落千家共成烟火之

盛長興溪南岸曰上若村北岸曰下若村者有清泉以釀美酒休寧縣新名斷石村舊名吳口村者有絕壁以臨深溪平樂村石穴之內潛龍在焉禱雨者必輦草穢以怒之而即可以得甘霖之灌溉東亭村石林之傍野韭生焉乞神者必因風吹以偃之而不可以微過分之祈求石塘村流水側有豫章大本百鳥之族飛集其巔萬歲村石室中有靈壽高枝千秋之波合流其下越有木客村者其山多草木實食之而得不死蜀有老人村者其溪多枸杞根飲之而得長生湘波村在桂陽縣中其水冷者清煖者白梅花村在浮羅山下其峯玉爲骨米爲魂野狐村者行旅之所過從杏花村者牧童之所遙指蓋村徑盤曲村山處處新村江事事幽村鼓時時急故步花村而明月曉望漁村而落照斜入孤村而春水生宿深村而白雲遶若石壕村則不堪吏人之剝啄而客愁村則懶聽子規之啼聲矣

市

蓋自神農日中爲市而祝融之作市成周之立市也
此市所自來而市有以百族爲主以商賈爲主以販
夫販婦爲主者則以其聚四方之人致九州之貨通
鬪帶鬪列肆開屢貿易有無度量賈賤窺窻于分毫
之末談智于尺寸之間故曰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
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在昔
九市設于長安三市設于洛陽七市在齊桓宮中兩
市在王根第內蒲胥之市在郢上鬪場之市在於陵
亥市在分寧草市在巴蜀鬼市在海畔虛市在嶺南

二月望日之蠶市則于成都端午兩日之扇市則于秦地直市則于雍州之富縣夜市則于幽州之郊亭而若地市之于秦槐市之于漢通市之於魏宮市之於唐滇國賈市通之張騫武昌夷市立之陶侃弋陽互市剗之周浚諸夷入市許之隋煬則雖以帝王之家而市亦有所不廢者矣乃又有以市隱者或擊筑和歌或吹篪乞食或從卜筮或變姓名或不遊衣冠或常會朔望閱書而賣藥滌器而鬻繒貨畚而粥魚懸金而沽玉卜居而春杵酤釀而鑄錢閉門而同輿避讐而迎客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

流摩肩接踵既聲高于梁楚亦德比于郇周豈非身處闐闐之中而心超塵埃之外者哉如不爲大隱所居而第爲奸人所擾爭利于市者知利而不知害攫金于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噫可怪也已

見于雲端望丹鳳之門可以睥睨龍尾繇古鳥之徑
可以橫絕峩眉灑路清塵可以無虞如女懸車束馬
可以竟度左擔卽有溪水縱橫山崖絕重而繇茲孔
道涉此修衢卽未能擁節高歌易于履平地而亦不
至乘危冒險哭于返窳途者矣

秦始爲馳道于天下漢王築甬道于滎陽張良燒棧
道于褒中惠帝作複道于長樂鯨布從間道于關左
相如通別道于靈山杜茂治道于飛狐孔明鑿道于
斜谷岑昏闢大道于朱雀衛旄置驛道于桂陽秦昭
王始開義渠司馬錯始開巴蜀燕昭王始開遼左武

靈王始開樓煩趙破奴始開玉關漢彭吳始開穢貊
巖助始開東甌兩越唐蒙始開邛夔夜郎李西華通
新道于藍田內鄉之間鄭弘啓常道于零陵陽嶠之
界

橋以聚石而橫木亦以達阻而濟津人無寒裳車不
 濡軌秦王以金為柱漢帝以玉為梁曾渡獮人數逢
 仙客雁齒遠連絕岸龜浮常續斷流香水桃花春舟
 鸚鵡可以通三條之冠蓋合四面之衿裾者也鐵牛
 藏其津石鼈繫其壘青龍臥其上石犀潛其中望之
 而似虹霓窺之而如日月渡之以填烏鵲橫之以象
 牽牛為張侯魯班為崔公呂母為白虎朱雀為鹿角
 雞鳴為萬里七星為百官五丈為西渭東渭中渭為
 木蘭豬蘭赤蘭為博山石柱通順長升為乘雀迎春

橋

橋以聚石而橫木亦以達阻而濟津人無寒裳車不
 濡軌秦王以金為柱漢帝以玉為梁曾渡獮人數逢
 仙客雁齒遠連絕岸龜浮常續斷流香水桃花春舟
 鸚鵡可以通三條之冠蓋合四面之衿裾者也鐵牛
 藏其津石鼈繫其壘青龍臥其上石犀潛其中望之
 而似虹霓窺之而如日月渡之以填烏鵲橫之以象
 牽牛為張侯魯班為崔公呂母為白虎朱雀為鹿角
 雞鳴為萬里七星為百官五丈為西渭東渭中渭為
 木蘭豬蘭赤蘭為博山石柱通順長升為乘雀迎春

陰平羅落周文王爲之而達渭秦公子造之而渡河
燕太子過之而發機晉平公會之而警守尾生期之
而溺歟豫讓伏之而報讐魯禕由之而使吳長卿經
之而題柱留侯待之而納履杜預成之而舉杯周處
投之而斬蛟鍾會穿之而陷馬吳漢踞之而破敵張
飛斷之而拒曹吐谷渾累石作橋于河中謂之河厲
宴曾孫跨虹作橋于亭上謂之彩虹飲馬在夏侯墓
前長分在閭闔門外正當迎送之地則呼之曰銷魂
不盡別離之情更名之曰折柳斯不亦徒杠橋梁之
盛會而江湖山海之極觀哉若乃穆天子之世其爲
橋也架以鼉鼉高麗國之王其爲橋也浮以魚鱉遇
南冥而求歸路俄而橋作百花妻仙女而擲領巾倏
而橋成五色陽羨之大橋者甲兵將動有白獺出穴
口向西而嗥方輿之鬼橋者昏夜聞聲若迅雷逐車
行至曉而就斯亦已異矣

井

傳云黃帝穿井伯益作井及攷之神農既育九井自
穿則神農時已有井矣井以清潔爲義亦以通用資
人故解者曰井清也釋者曰井通也呀豁百尋之表
洶涌重淵之下波湛湛以天碧坎陰陰而晝冥窺則
地脉伏泉映玉甃而同色汲則浪花浮潤投銀瓶而
發聲素綆逶迤轆轤宛轉滌之去故盥之取新炎旱
蒸天探之而逾冷嚴寒殺節挹之而彌溫在昔有名
盤靈有名丹石有名雲母有名洪崖名玉名金名鹽
名粉名冰名藻名古名奇名明義景陽名自開司命

名秦皇漢帝名賈傅耿公或在少室山中或在太極殿側或在凌雲臺上或在華林園中或在老子廟前或在延陵祠內有近于君平宅而謂之通仙有實于太清宮而謂之聖瑞丹砂井飲之則老人多壽綠珠井飲之則女子多妍觀之而見雲起雪飛掘之而聞鷄聲人語其味半甘半淡其色半青半黃雲白雲青而烟霞之氣備風出風入而衣裘之想生時當赫曦喜之而稱歡樂欄有石脉拭之而作胭脂靜井可以鎮妖邪甘井可以觀政感陳遵以之投轄葛仙以之投錢晉王以之得鐘高幼以之得鼎有開五井而家人汲浴之有浚六井而居民利賴之井之說亦畧備于此矣若管寧之居村落而分噐息爭阮瞻之行逆旅而逡巡後飲何遠之當盛暑而錢買寒水置溫水中此皆以井行義廩廩德讓君子風也

風俗

先儒董仲舒有言曰凡下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而從心之所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以鄭伯好勇而國多暴虎之人秦穆好信而國多從死之士晉侯好儉而民多畜聚秦后好巫而民多祀神好劍客而百姓多瘡癩好細腰而宮人多餓死好廣眉而四方之加額且半好大袖而四方之用帛皆全良有以也故知上行下效謂之風漸漬薰蒸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服習安定謂之俗爲國家者如其風化失而流俗成則雖辯智弗能諭強毅弗能回嚴刑弗能懲

重賞弗能勸矣嘗舉歷代論之商之政尚猛其俗奮厲而激昂周之政尚寬其俗優柔而和緩西漢尚經術東漢尚氣節晉尚虛浮唐尚詞章宋尚名檢而其俗因之彼夫嬴秦廢井田而民怨愁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怨愁趙武效胡服而下不悅魏文變胡服而下亦不悅此以見世俗之情安于所見而駭于所未見固其風俗然耳有人於此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則州里必驚服今之衣冠于古之時則有司必戮此豈其衣冠異哉習與不習異也南人習于南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習于北不信南方有萬斛之舟山

中之人習于山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之人習于海不信有木大如魚世之人其習所見而安不習所見而駭如此類者豈少也哉嗚呼化民成俗聖人且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由儉而入奢易由奢而入儉難自文而趨質難自質而趨文易日復一日而巧詐之性不勝窮年復一年而江湖之勢不可返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亦在禁其微防其漸而已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四

帝王類

帝王

誕降

聖學

聖武

御書

災異

后妃

宗室

曆數

符瑞

聖政

御製

祥瑞

貢獻

儲貳

公主

駙馬附

友人唐應聘

薛叔庚

門人朱紘

張耀芳

姪 何如契校

友人唐應聘	薛叔庚	門人朱紘	張耀芳	姪 何如契校	聖學	聖學	聖學	帝王	帝王
公王	謝頌	賈熾	孫詒	崎德	聖學	聖學	聖學	帝王	帝王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五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帝王類

帝王

自皇而後有帝有王蓋德合天之謂帝帝者得其根
 芽德合人之謂王王者得其英粹故曰帝者天下之
 適王者天下之往帝為天號王為人稱天有五帝以
 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旋乾轉坤之業左日右月之
 明握玉鏡而受河圖張寶圖而運乾象寢繩抱表戴
 方履圓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其治天下也炳于玉燭

何氏類金 卷之五
息于永風飲于醴泉食于膏火此帝之所以驟而王
之所以馳也原其降生之異則祥光夜合佳氣晨飛
語其受命之禎則河湧靈圖洛呈玉版德水建千年
之色嵩山呼萬歲之聲白環表讓德之符玄圭告成
功之瑞至乃渙汗頒而流傳四國經綸布而取信萬
方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
霆無論誼辟明君必樹大有爲之勛業苟非庸材衰
主亦宏不世出之規摹即微流唐漂虞滌殷蕩周亦
或批陳抉隋蹴魏踏晉總之生有所自出有所爲皆
熙鴻號而飛英聲非驚空名而擁虛器者矣聞之帝
者不法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如君人取予
失其節喜怒反其常邪正枉直違其宜慶賞刑威乖
其度有三懼而不務有五壅而不知將使景運危于
綴旒丕基殆于朽索天下壙壙何以有之天下藁藁
何以理之而又何帝王之足云哉

曆數

自古五帝乘乾三王御寓道含弘而廣大德普覆以均平明命維新昌期斯叶於是擇天之中以立國擇國之中以立官皇符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執衡作主撫運稱君帝力可以壓萬邦王靈可以伏衆庶允所謂巍巍蕩蕩穆穆皇皇者矣此蓋正朔改而三質文變而再以五德王者自伏羲神農而後在水火土木金之間以一統稱者自唐虞夏后以來爲商周漢唐宋之代故有慕文王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企帝堯之法天同成湯之解網懸持日月而萬夜

何氏卷之三
獲開叱咤風雲而千昏永曙初起義則聲振遐陬始
登圖則威加殊域雖干戈揖讓取之也殊途而創業
中興成之也一致所謂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
張豈虛語哉說者謂開闢以還天下合而復分分而
復合者凡幾周之末分爲七國而秦合之漢之末分
爲三國而晉合之晉之後分爲南北而隋合之唐之
後分爲五代而宋合之宋之後分爲遼金元而我
皇明又合之分則生民無主而合則神器有歸非臆
說也蓋帝王登極之少者無如顓頊帝堯帝嚳即位
之晚者無如周武宋高唐明享國之久者無如周赧

周穆漢武梁武論曆數者此可得其大槩矣

誕降

帝者受命而興必有靈異王人應期而降豈無禎祥
其生也或於成紀壽丘或於穉華若水或於丹陵石
紐或於硯石姚墟或於岐山或于元氏或於猗蘭殿
或於平城宮或於夾馬營或於般若寺履大人之跡
含大電之光見白氣而胎感流星而孕青龍據腹明
月墜懷紫氣盈庭神光照室井堞之水暴溢菖蒲之
花忽開玉雞出而銜珠青雲飛而成蓋有夢神人之
覆鼎有夢羽士之乘空有夢劍入于腹中有夢日入
于懷內甘露降于墓樹丹霞起于棟梁在抱則徧體

成鱗在孕則語聲達外而其節爲萬壽永壽千春長
春乾和太和延慶嘉慶乾會嘉會興龍乾龍應天同
天承天明聖應聖啓聖總之靈源濬發爰標出震之
熙辰皇德開光式契乘乾之景運宮蒼錫祚谷惟得
一以盈嵩嶽降神聲且致三而大影雜繞樞之電色
涵流渚之虹鯨水鵜林望堯雲而高祝栢圭穀璧趨
禹會以駿奔壽獻萬年歡同四海所謂金相玉振負
寶曆以彌新地久天長煥瑤編而不朽者是已在昔
帝嚳之妃鄒屠夢中吞日八次而生八子世稱爲八
神八英此一日爲一子之瑞應仁宗之母郭后榻下
發靈芝四十二葉而生仁宗後享國四十二載此一
葉爲一年之瑞應也豈不異哉

符瑞

自古帝王之興皆稱作者當時符命之至夫豈偶然
故預兆則瑞慶臻開先則禎祥應祭天而螭螭隨見
在御而龜書已呈雷澤之畔乃獲玉牌河洛之濱乃
獲玉版河際之巖爰有寶曆弱水之灘爰有寶文鸞
鷲鳴于岐山蛟龍降于豐澤紫芝產于室神魚舞于
河寶鼎見于臨平玉龜生于灞水白光浮于北闕金
鐸發于晉陵神璽出于江寧寶符現于函谷柳偃而
復起樟枯而忽榮五色遙臨講堂六龍俱在寢所龍
門有天子之氣唐公聞天子之呼紫雲覆其居赤龍

據其案或夢飲池水或夢食藤花星象繚繞于室中
化龍飛騰于雲際布卦而三僊三起以爲吉持弓而
三發三中以爲祥時而景星揚光和風布烈時而地
泉流醴天酒凝甘時而九芝獻彩雙觥呈斑時而秘
瑞雲飛嘉祥霧合此以簡無寧日因之史不輟文蓋
王道無爲而天降之茂祉亦帝德有象而神錫之休
徵者也傳稱君人者德及于天則斗極明甘露降德
至于地則蓂莢起嘉禾生德至禽獸則鸞鳳翔麒麟
臻德至山陵則景雲見芝實茂以至山出噐車澤出
神馬河出龍圖雒出龜書海出明珠江出大貝吁此
寧詎感之無故而按之無驗者耶若魏將禪之年而
得白雁入羅以爲神物吳未亡之歲而得石函刻字
以爲美祥其亦異乎古之所謂符瑞者矣

聖學

古之帝王者大配乾坤明同日月垂衣而理端拱而朝雖巍巍蕩蕩而猶業業兢兢雖赫赫煌煌而猶孜孜栗栗始之以危微之訓繼之以精一之傳曰祗台而不伐不矜曰懋昭而不邇不殖曰緝熙而不敗不遊曰敬義而不忘不泄若悔過若敬承若圖終若祗懼若劓身修行若基命殫心皆能盡寂窮微含神獨照有覈仁義之林藪斟酌道德之淵源所以廓帝紘恢王度成至治興太平播不滅之聲載不刊之譽也後世之主有表章六經罷黜百氏有召集儒碩講論

石渠有親幸太學擊磬雅歌有臨御辟雍執經問難
有選用耆儒質問疑義有討論文籍考定五經有御
殿庭而講易講書講詩講春秋講孝經論語有聽講
讀而賜金賜紫賜官賜筵宴賜車馬衣裘讀周禮而
知周公之法可行觀尚書而知帝王之道可見謂四
凶之罪止竄于聖世而歎近代法網之嚴謂韓信之
王躡足于陳平而歎漢祖從諫之美覽漢書而感賈
誼之激切覽唐史而譏太宗之好名閱漢紀而美于
張治獄之無冤披晉史而謂宮闈煩費之當戒當是
時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讀在後晝則密

承於顧問夕則遮宿于禁嚴其所爲娛書藉御經筵
者甚而寒暑不輟風雨不易則其務學之勤可知矣
說者謂諸君或事甲兵興土木或信方士慕神仙或
未臻王道之純或未盡中興之美或博覽是勤而無
究義理或揮毫是喜而無裨身心或有二程夫子而
不能知其賢或有一朱紫陽而不能行其道以爲其
學不逮聖賢遠甚其言誠然然以視之不事詩書專
尚黃老不崇經術專務清談者爲何如哉

聖政

昔者帝王之治天下德懋始嘗之主道居初耜之君
天欣玉燭之太和人受銅渾之罔惑而猶恐恐然懼
已之不聞其過而民之不得其所也於是炎帝則分
八節以司農功軒轅則紀三綱而闡書契堯有敢諫
之鼓舜有誹謗之木禹有懸門之鞬湯有司過之士
文有厚德之訓武有勒器之銘或投金于山或抵璧
於谷或解網於野或埋骨於墟或泣罪人於車前或
蔭暘人於樾下是以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
仁風政與秋霜竝肅天下炎之如日威之如神養之

如春函之如海此以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
詩書載其勲猷金石播其徽美也總之有訓有謨有
典有則可以布方策可以貽子孫故詩歌率由舊章
書紀慎乃成憲少康聿起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
周詩以爲休詠而後世人主下罪已之言賜民租之
入除肉刑之慘減笞令之條奉天之制書感泣如雨
魏博之賜詔歡聲若雷禁奇巧之進御遠方並宜革
除諭秋霖之害田縣令宜稱多損此其與民休息濟
世顛危非不旰食宵衣亦多汪恩濺澤而說者謂校
石渠之議不如奉高帝之詔書論邇英之詩寧若循

太宗之政要至乃太祖之聖畧讀於慶曆之朝仁皇
之訓典覽于元佑之代亦可謂篤前人之成烈率乃
祖之攸行者矣雖比德則事異計功則業殊量時則
勢微論輔則力劣而卒應五百之景運嗣七十之休
聲將殷憂以啓聖明亦多難以興邦國詎不宜哉

聖武

古之帝王者反正爲文止戈爲武勤思乎誅暴救亂而馳騫乎并包兼容以爲不暫費者不永寧不壹勞者不永佚故業在攻伐功在戰征萬里之衝折之旌席之上千丈之幟拔之樽俎之間奮白水之躍龍定群雄之逐鹿克有苗于丹水殺蚩尤于青丘伐夏桀于鳴條殪獨夫於牧野蓋雷霆發而潛震枹鼓鳴而士驚吳鈎月懸楚劔霜利瑠戈電舉鐵騎風馳翁東海之焱波掃北荒之積雪戎王首梟而鬼死夷虜鳥狎而蟲馴其出也諧周師六月之功其入也叶商世

三年之績此英君之神武上世之極摹而要之兵者
器凶戰者事危主怒者伏尸而流血亦不得已而用
之者也若後代斬郅支之首塞歙侯之旗掃五王之
庭探符離之窟奪姑繒之壁艾朝鮮之旃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斬名王以千數馘虜酋以萬計兵既
落于天上虜乃陷于穀中枝梧者面縛前茅顛背者
頭懸後殿雪數世之宿耻報十年之逋誅非不自謂
威震百蠻聲揚四海而轉戰不止鬪兵不休城郭皆
爲丘墟生靈填于溝壑終身不見邊庭之臥鼓畢世
不聞沙漠之偃旗是令羗夷蠢起軫間而吳越叢生
可鑒也已

轂下也豈不殆哉此所謂黷武窮兵如秦皇漢武亦

可鑒也已

御製

古今之能文者多矣惟廣大高明縱橫闔闢然後足以稱帝王之文章帝王之能文者亦多矣惟鑪錘造化鼓舞物生然後足以盡聖神之作用蓋其聰明獨稟睿智夙成嗅仁義之馨香含道德之甘實意超象始文煥震初天清地明日朗月霽覃思之極至乎出化入神嗜古而酣可以蒸雲吐霧播聖言于天下燦王字于日中上遡羲軒中稽堯舜由夏商周之主迄漢唐宋之君莫不有詠有歌有詩有賦有銘有頌有記有碑有辭有頌有序有論雖聖賢異軌禪代殊途

王道之純駁不同世風之污隆不一然皆憂成韶而
摘句抒星緯以製篇語語成追琢之詞言言極風騷
之致裁宸章于上漢挾寶思于皇羲天文昭回八表
爲之皆燭睿藻煥發六經于焉不刊奎壁燦其光華
風雲蔚其氣色外以垂金石刻內以爲子孫藏比之
于大呂黃鍾未足爲重方之以嵩衡岱華未足爲高
聞之者如聆鈞天之音觀之者如登群玉之府非夫
博習浮華之士所得窺其藩籬非夫含經味道之生
所能入其堂奧則有披瀝瀟瀟之韻卷其舌而弗談讀
洋洋之謨抱其書而遠遜者矣若崆峒之碑漫滅脫
漏其字不復多摹而說者謂陶唐氏之風尚在石鼓
之歌短簡寂寥其文不復能攷而說者謂周宣王之
作猶存然則覽帝王之遺跡者無論鴻裁巨製宜爲
所珍即斷簡殘編蓋可以忽乎哉

御書

自古帝王之御書大都匠心而出矢筆而成飛一札
之文下數函之詔標一字二字四字八字之額備三
體四體五體十體之形書傳書詩書屏書座書圖書
幅書扇書銘書玉堂之廬書慶會之閣書孝經之卷
書儒行之篇其以詔令爲事兼以翰墨爲娛賜方國
而式臣民示文武而頒中外累代故自不乏也蓋繇
帝王者研精書林覃思藝圃綜以造化之機軸運以
陰陽之斧斤涵以江漢之波瀾絢以星辰之燦爛氣
凌霄而含粹詞連理而通玄天地盤旋筆端日月氤

氳紙上宮中刀尺剪雲霧于赤城掌底雷霆走龍蛇
于碧落鳳銜真誥壺墨之烟霞尚垂虬捧宸書麈毫
之雨露猶濕頡篇農穗披圖但覺淋漓堯醲舜薰拂
素惟看超絕芸香却壺芝之髓成封珍寶之精下燭西
崑之岫文章之氣上躔東壁之墟勒以銀繩編之玉
軸絳綃半幅皆霞舒舞鶴之紋奎翰幾行盡雲逶迤
鸞之勢潤澤類春波之出地犀利譬長劍之倚天明
媚若曉漢之橫空踰躔若長風之卷旆帝暉掩映光
榮河温洛之藏聖藻昭垂邁過沛橫汾之詠可謂竒
蹤出俗美態入神非但奴僕鍾張抑或糠粃蒼史如
逢神禹得金檢玉字之書堪笑右軍非墨妙筆精之
作勝幡寶蓋延綠字于彤墀法鼓天花奉紫泥于魏
闕縱觀瑤檢既喜且驚行諷綸音式歌且舞固將言
言勒之金石亦且世世傳之子孫者矣

祥瑞

自古符瑞之說謂帝王應命而興以述休徵于撫運
祥瑞之說謂帝王盛治而致以揚徽美于昇平也故
屈草之生庭鳳皇之巢閣麒麟之在囿景星之耀天
有出河之圖置壇之符有赤文之籙昭華之瑄有元
龜之書白狼之鉤有赤鳥之銜白魚之躍以彼帝王
者恩被九域人人翔舞太和化浮八瀛在在涵濡膏
澤山靈告慶河色呈榮無天不清無地不謐有星而
景有雲而卿王母爲之授環明神于馬踐雪太紫洞
而三晨接鬱蒼搖而萬歲聞皇皇哉斯事豈非天下

之壯觀王者之不業哉而嗣是神雀甘露標爲紀年
寶鼎芝房升于樂府黃熊赤兔白虎白麟之見雜沓
乎藁街嘉禾醴泉瑞麥瑞雪之書克盈乎圖牒羽毛
獻瑞皆登清廟之歌草木效祥盡入朱絃之奏若漢
之郡國所上祥瑞者多或乃至數百千所公卿所表
祥瑞者少亦不下三十六章而唐亦有二十一事之
瑞圖宋亦有六十三種之瑞物其視黃帝之群瑞唐
堯之十瑞反若過之豈後王之理道果能邁五成三
而後世之史書曾無濫誇溢美耶其必不然矣攷之
祥瑞之名物大瑞六十有四上瑞三十有八中瑞三
十有二下瑞一十有四而傳記所載天地之瑞寶玉
之瑞五穀草木之瑞鳥獸鱗介之瑞者又不一而足
也東方神異之經蘇偁瑞命之記沈約符瑞之志庾
溫瑞應之圖欲知帝王之祥瑞者尚其按而求焉

災異

夫龜龍麟鳳騶虞之爲禎祥猶麋熊陰狼蠃鼠之爲妖怪夫人而知之矣故耿地圯河而殷都遷岷山壅江而西漢滅濟水竭澤而王莽竊命洛水溢河而武嬰專朝漢景時膠東老人有生角者卒成七國反亂之形晉武時元城老人有生角者卒致趙王篡逆之禍由此言者災異似足爲憑然黃龍疊見而劉聰以亡蒼麟駕芝而石勒以敗則祥反爲災又不足憑如此然則人主宜何從乎昔者孔子刪詩三千餘什而南山正月屢見于篇作春秋二百餘年而大水無冰

屢書于策故夫聖人言災異以戒後世意亦微矣聞
之天有戾氣潛爲伏陰慝爲愆陽守爲慧暴爲風濤
爲雨蕩爲雷此有形之病病于肌表者其禍淺人有
戾氣伐而爲凶攻而爲疾聚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
爲弱此無形之病病于腠理者其禍深故世所謂災
異非虹霓光怪氛祲薄蝕之謂也非山崩及塗川塞
谿垵之謂也非天鼓雲鬪雞禍羸孽之謂也蓋在人
主當災異之來而或泄泄然悠悠然不修德修政亦
不修救修禳耳其何以清五行之繆訛宣三才之悒
鬱耶昔者桓公仰而視天而管仲以爲天豈蒼茫可
見王基家有二怪而管輅以爲君無凶兆可虞乃知
有國家者不以機祥論興衰不以變怪論凶咎所恃
以和氣消其戾氣者固非苟焉而已也不然即使雩
丘澤以牲牢禋山川以圭璧祈土龍于玄寺舞群巫
於靈壇日官卜而星翁占太祝享而瞽樂徹則亦匹
夫匹婦禱禳厭勝之虛文耳已此何足以稱揚哉

貢獻

攷之史籍外夷之貢獻者代不乏書前世之帝王有受者以示無外有不受者以示不貪而後世帝王亦有受有不受者夫總之夷狄虎狼心鳥獸行事在射獵業在戰爭追之則遠奔釋之則爲寇蓋嘗蒙死徼幸以犯執事之前行而未必委質歸藩以供朝廷之職賦此或三王之所不能服五霸之所不能綏而一旦慕義而來稱臣而貢固非有道之朝宜諱也是以四夷咸賓五戎不距白環內獻巨鬯來朝夜卽滇池皆解辮而請職朝鮮昌海盡厥角而受成赤羗青狄

何氏雙金 卷之五
黑濮白氏炎山熱海之酋鑿齒雕題之虜髮首鍊耳
之俗飛頭飲鼻之鄉相率而肩摩于途踵接于道此
所謂鳥譯陳德狼歌薦功也者而一切藏山隱海之
瑰竒棲陸沉沙之靈異莫不改襟輸寶鏤體獻琛故
夫豐貂通犀金桃火珠之珍鏐鏤雕斧霞布鈿帶之
贄封牛露大名馬馴禽之屬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
流畢列外門求克內府或以繪圖王會或以賜宴未
央蓋已一侯尉於西東合車書于南北玉關釋警紫
塞投鋒海三年而無波雪連月而不散揆之肅慎獻
楛越裳獻暈者雖史籍所稱何以加焉嗚呼高宮茅
柱實興國之嘉摹瑶席朱衣乃危邦之弊化其有願
躡鶉居之代希齊鶯飲之年追晉武之焚裘效漢文
之提鳥則有雕金鏤玉却之而勿收剪翠裁紅拒之
而勿御者矣

后妃

后妃者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如金
波之合義璧是天子之有后妃猶陽之有陰日之有
月也自古承乾受命之主繼體守成之君其勤政事
于當年著英聲于後代者豈獨其德懋哉蓋亦由內
助焉故奉軒景以柔明發迹處椒風以婉變升名媯
妣嬪而虞昌塗山翼而夏熾有莘贊而殷盛任姒媚
而周興良非偶然而已者後世若白石墜于筐中月
光入于懷內看黃氣之滿室見神龍之在門驚駭日
角之容髣髴玉衣之覆體有疣而一日竝失口無齒

而一夕盡生其處之以玄墀彤庭佩之以玉璽金鈕
食湯沐之邑受脂澤之田以統六宮以率九嬪以恭
神明而奉宗廟以修婦順而著母儀非取名族之家
具幽閑之質內貽女則外刑家邦者夫孰能當此選
者乎彼有絕少嗜慾夙稟仁慈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衣無采色食無肥甘戲弄不存游觀不喜者然後可
以詔求徵時之劍奏辭同輦之行請得當熊之身願
從貫魚之序不然而遊宴于結綺閣聞鍾于景陽樓
簪玳瑁而玳瑁彈琵琶而工歌舞行蓮花之嬌步
奏樂府之新聲甚而負寵恃恩淫粧怪飾則天之狐
媚惑主太真之轉動昭人飛燕之毒啄王孫賈后之
戟擲孕妾其禍亂有不可勝言者矣

漢高之偶幸薄姬而生代王也卒以呂后之嫉妬隨
子出宮不數年而大臣往迎是爲文帝而承漢大統
漢景之醉幸唐兒而生長沙王也竟以母氏之寵微
得封貧國至五世而裔孫起義是爲光武而復漢中
興有相爾朱氏當生貴兒者李錡當其反日已置之
爲侍人矣及錡身誅而沒入禁內唐憲遂御之而誕
生宣宗有相符卿女當爲國母者李守真當其叛時
已娶之爲子婦矣及真城破而仍歸父家周祖遂納

之而正位皇后獨孤之三女產男皆爲一朝天子其
長者生周武其次者生隋煬其少者生唐高自天地
生人以來未有一氏鍾靈毓秀如此之奇者也宋朝
之三后配帝並稱一代賢妃在真宗爲明肅在仁宗
爲光獻在英宗爲聖烈自國家立后以來未有一時
競美流芳如此之盛者也

儲貳

太子者爲震之長男爲國之元子托社稷之統承祖
宗之遺宮曰青宮輦曰銅輦戟曰雞戟旌曰鸞旌其
從則曰撫軍其守則曰監國其職則曰嘗藥省膳其
學則曰春誦夏絃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
地視少海之朝宗方其始胎持銅御左而持升御右
及其誕降過闕則下而過廟則趨書載以貞之文史
傳蚤建之義不惟立愛且在繼明者也孟侯迎郊漢
殿侍膳周儲故事一日三至于寢門晉兩舊儀一月
五朝于左閣羽翼寧勞四皓師傅非假二疏歌日月

何氏叢書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星海四章立博望招賢兩苑晁錯之上書令通政術
賈誼之奏記務知禮儀卞蘭獻賦温嶠獻箴殊多補
益鄭寬授書劉昆授易時有發明敬宗上官之博採
古今方朔枚臯之竝爲禱祝鮑魚無登俎之義邪蒿
有不正之名會玄圃園而輒賦詩出龍樓門而絕馳
道或問日與長安而倏焉言日近倏焉言日遠或云
田宅踰制而不可問帝城不可問帝鄉牽衣火光之
中不令照見人主密置蠅蟲之屬不使罪及庖人凡
此類者其聰慧可勝道哉蓋雖道契生知德由天縱
而猶必遨遊禮樂之囿馳驟仁義之場尊有公親有
少前有弼後有丞瞽有詩史有書諺有木諫有鼓所
與見聞者無非正事所與居處者無非正人斯可以
養德非宮贊業東序神祇蹈舞華裔式瞻洛濱之譽
振古莫儔河曲之文于今再覩矣

宗室

在昔王者之于宗室也鎮之寶玉以重其守錫之車馬以榮其行煥之冕旒以莊其容闢之山川以拓其勢此豈獨私庇所親乎哉誠以支葉盛而後能庇其本流派長而後能導其源勢使然也自黃帝之子爲諸侯而後堯封其子于有丹舜封其弟于有痺而禹之封國十三湯之封國六七周之封國五十五秦興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翼戴之強外無屏翰維藩之衛陳吳奮其挺劉項擣其虛而秦以孤弱亡矣漢興當高皇之初分土而開者九國及孝

武之世同日而立者三王雖嘗用賈生之言以分趙齊亦或用晁錯之計以削吳楚而後施主父之策推恩分邑以封子弟因祿祭之時賜爵益戶以封子孫唐世高祖之昭則有二十一族太宗之穆則有一十一宗宋時率府之屬則有八百餘人朝請之官則有四百餘輩予之以金璽組綬胙之以黃土白茅錫之以駟馬乘輿賜之以出警入蹕臥之以長枕大被假之以黃鉞九旒親之以共室同車寵之以迎郊荅拜送列侯之印食五郡之租置虎賁之軍御雲母之輦被五時之服高他國之階改青谿之宮給維城之庫

稱之宗老尊之宗望統之宗正訓之宗師分王有爵遷官有差教學有員懿親有宅于是高藝文于北海崇雅道于東平稱蚤習于楚詩誇先通于沛易非以七步見稱則以食時取貴非以神情騰譽則以領袖蜚聲若劉之蒼般德向李之臯勉程肱趙之汝愚令鏢拜宰執者賁相望而登甲第者踵相接也彼豈以天潢之派麟趾之賢乃使之畫地向隅匣鋒囊穎而不得致身于日月之際稽首于閭闔之門可歎也哉

唐女嬪泖書陳釐降之詞周姬適齊詩發肅雍之咏
蓋自虞周而後秦漢以來其秀出紫微號爲日輝月
朗榮加綠綬稱爲玉葉金枝者不啻盛矣美矣若漢
之妻單于而厚其奉遺嫁烏孫而盛其贈送者是足
羞言無庸具論而歌舞平陽之館子夫侍尚衣而還
坐極歡園亭沁水之林竇憲恃官掖而枉奪太甚湖
陽主盛稱宋弘之威容帝方圖之令聽屏風後而弘
以糟糠之妻爲對事竟不諧山陰主竊羨褚淵之美
貌帝且許之召宿西園中而淵以亂階之首爲辭志

公主駙馬附

唐女嬪泖書陳釐降之詞周姬適齊詩發肅雍之咏
蓋自虞周而後秦漢以來其秀出紫微號爲日輝月
朗榮加綠綬稱爲玉葉金枝者不啻盛矣美矣若漢
之妻單于而厚其奉遺嫁烏孫而盛其贈送者是足
羞言無庸具論而歌舞平陽之館子夫侍尚衣而還
坐極歡園亭沁水之林竇憲恃官掖而枉奪太甚湖
陽主盛稱宋弘之威容帝方圖之令聽屏風後而弘
以糟糠之妻爲對事竟不諧山陰主竊羨褚淵之美
貌帝且許之召宿西園中而淵以亂階之首爲辭志

終不屈館陶主爲子乞卽帝謂其非意之請而第賜以錢林慮主爲子贖罪帝謂其非法之公而不貸其死常山主奉姑以孝著標賢聲于神龜之初南陽主學道而仙昇留朱履于華嶽之上壽陽主晝臥于含章簷下風飄梅額而有梅花粧之名平陽主舉兵于司竹園中義振軍聲而有娘子軍之號至有縱奴殺人者董宣格殺之而駐車扣馬帝不能使之叩頭謝過而行天子之威主有行犯清蹕者高穆呼叱之而持捧破車帝不能使之背公行私而廢朝廷之法蕭嵩之尚新昌主也而其母賀氏以觀拜入宮呼爲親

家而禮儀特盛王元逵之尚壽安主也而其母段氏以納聘詣闕盛爲奩具而進食甚豐太平主生而淑順武后特愛之而其時薛紹之尚主也詔假萬年縣爲婚館致破垣以入翟車臨海主生而嚴妬明帝每嫉之而其時江敷之尚主也懼與萬乘主爲天姻代作表以辭婚配萬壽主之出嫁鄭顥也因臨寺而觀戲場帝謂其不能執人婦禮而嚴爲切責之言永福主之許配于琮也因侍食而折匕筋帝謂其不可爲士夫妻而遂爲別尚之舉若安陽主值永嘉之亂不樂妻于民家而悽愴懷思乃以望鄉名館義陽主當

何氏類金 卷之五
群盜之鋒不受逼于劉曜而慷慨蹈刃遂以立廟稱
神斯亦可謂賢主矣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五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六目錄

職官類上

宰相

吏部尚書

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刑部尚書

工部尚書

吏部侍郎

戶部侍郎

禮部侍郎

兵部侍郎

刑部侍郎

工部侍郎

後學楊汝成

陸萬齡

門人許經

張爾葆

弟何三恪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六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職官類上

宰相

古者天子之四鄰曰疑曰丞曰輔曰弼自黃帝有七
輔堯有九人舜有十六相禹有五丞文有四友武有
十亂而相之名始立焉其有右相左相之名者則湯
之伊尹仲虺秦之甘茂樗里侯漢之周勃陳平晉之
王保馬睿唐之閻立本姜恪固即太師太傅太保司
馬司徒司空所謂三公者在昔求相者昭告昊天

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人咸無異論叶于朕夢
朕卜試以汝翼汝爲或觀出綸之辰彌空其雪或見
扶杖之老歡動如雷密勿引裾從容補袞調陰陽之
理總宮府之權建天地之功垂日月之曜仔肩任重
鎮如負海之六鰲獨立難移屹若擎天之一柱非但
元圭袞冕紫綬金章坐政事堂稱中書省履沙堤地
避火城光徒以示威嚴明尊貴而已者此其任良鉅
矣周勃則誅呂而迎代霍光則擁昭而立宣王商以
威重見憚於單于張蒼以文學顯名於當世四海尊
子儀爲尚父九重呼李泌爲先生諤諤直言天下頌

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思韓琦富弼之賢元
祐之大拜司馬光亟更新法慶曆之延登杜正獻盡
革弊端王旦不見喜怒之容丙吉不罪醉飽之吏孔
光不言温室之樹韓琦不責負義之人范魯公不值
產營家王沂公不收恩避怨呂大防請行祖宗家法
李文靖請罷宦官監軍楊綰秉鈞而聲樂騶從卽皆
減省杜衍執政而苞苴貨賄無敢私干凡此皆賢相
也如唐玄宗欲相盧從愿崔琳而以金甌覆其名問
之太子宋太宗欲相向敏中張詠而以飛白書其名
付之中書開元中欲相張嘉貞偶忘其名而問之夜

半乃中書誤以張齊丘奏且將降詔矣而後忽憶其
爲嘉貞也頃刻間別有艸詔之命咸平中欲相畢士
安實重其望而拜以叅知乃士安又以寇準薦且亦
待用矣而時竟藉其爲宿德也閱月間遂有並相之
綸此皆賢君能擇賢相如鄭衮者時憶徐公之語不
敢以垂老累辱朝廷終于不就如劉寔者且以劉坦
之疏當使以上台光飪鼎食宜聽所辭蓋宰相恐非
其人故當年最重此職而若蘇味道每事遲疑不決
號爲模稜盧懷慎每事退讓未遑號爲伴食而至乃
徐孝嗣偕六賢而更日帖勅王敬則以三公而奮臂

拍張卒遺覆餗之譏來折鼎之誚斯亦不足道已

李吉甫拜相之時遂勤訪問有裴垣者取紙筆疏薦
三十人歲月之間皆爲選用輒號得才向敏中入相
之日方降制麻命李宗諤者到第宅慰問三四次唯
諾之外別無他言因稱耐職富韓以少年執政人有
言其勇于作事者章郇公以爲如小兒跳躑必致抵
墻觸壁而不可呵石介以剛正立朝人有薦之使爲
諫官者范仲淹以爲恐他日好奇必致折檻引裾而
不可用

唐德宗之擇尹得人治狀矣羣臣皆以爲賀而柳

何氏類金 卷之六
渾獨不爲之慶幸者則以令尹之選不宜以煩至尊
陳執中之嬖妾殺婢有穢聲矣御史皆以爲言而范
鎮獨不爲之督過者則以閨門之私不可以責宰相
范文正公在西夏用兵而朝廷忽詔進職公則以敗
師爲恥而有陳讓之章倪文節公爲金人講解而中
書議欲遷官公則以和戎爲羞而無慶賀之表獲李
繼遷之母寇萊公以爲當誅而呂文正欲寬其刑者
不爲胡夷樹讐而堅其畔志棄光化軍之境富鄭公
以爲當斬而范文正欲薄其罪者不令人主手滑而
啓其殺心富鄭公不敢于例外冒受一賜物者恐他

日有非分之爲宜杜其漸范文正不敢于法外勸殺
一近臣者恐他日有非意之戮欲防其微韓魏公接
御封于中官夜至之時而舉燭以焚者所以防兩宮
近侍之間呂許公聞召命于聖體乍康之後而緩步
以入者所以釋一時中外之疑以蔡確之奸邪而當
其貶時范忠宣公欲貸其誅也慮以嫉惡太甚而貽
將來縉紳之憂以王安石之執拗而當其歿後司馬
溫公欲厚其贈也冀以卹典加優而全當代相臣之
體

吏部尚書

冢宰亦曰太宰謂其爲百官之總則以冢宰名謂其爲天官之職則以太宰名此于殷爲六太于周爲六卿者而漢初置尚書常侍曹光武尋改爲吏曹漢末改尚書選部曹魏又改爲吏部而自晉以後始重其官或置吏部尚書二人或置吏部尚書一人或班侍中中書令上或班侍中中書令下佩山玄玉紫綬金章其官聯爲前行而不爲中行後行其選事掌五品而不掌七品八品奏文武之士在考覈者逾幾萬員合左右之銓歸簿領者凡幾十案蓋近喻喉舌遠膺

作比類金 卷之六 職官上 三
斗樞內侍帷屨入尸程尺自非平衡空鑑安得離渭
分涇豈特冠冕之羽儀實惟縉紳之領袖也故裴顛
自表其無鑿察之譽題輿之才毛玠人推其有濯纓
之操壺飡之潔山濤密聞公奏甄賞名流稱爲啓事
李肅錄異甄竒薦達後進號爲得人韋世康嚴于請
求而選用多所進拔朝士美其廉平范彥龍神于摘
發而官曹無所壅闕時人服其明瞻江湛貧約自守
故饋遺之類屏跡而肅清蔡克正直自持故苟進之
徒望風而畏憚李宣伯正身率職不傾不撓魏知古
正色奉公如衡如鏡譙飲止談風月而不言公事誰

如徐勉之無私選舉惟先德行而後及文才孰似牛
弘之審慎鄧攸不肯受人一飯嘗牧馬于庭中王惠
不輕授人一官輒聚書于閣下楊愔聰記強識其問
人也或稱姓或稱名無有差誤辛術性尚貞明其取
士也或以才或以器最爲折衷以至裴楷之清通劉
維之平當李重之祗慎張纘之英華顧譚之精密細
微朱整之周慎敬讓崔琰之清忠高亮蔡興宗之剛
正方嚴凡若此者天下當無滯才而選人亦無失望
豈不稱賢吏部哉他如何平叔拔擢舊知庾仲文頗
通貨賄王安豐與世浮沉惟調門戶裴光庭但循資

格一槩賢愚其于選曹之箴去之已遠至乃楊國忠使胥吏暗定官員于私第中旋集百僚于尚書省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而無復倫序者風斯下矣

晉武帝之超擢山濤者以其人有孝思故當太常之時便擢此職韓康伯之進用吳隱之者以其少有孝行故居銓衡之職使用此人李乂王丘崔沔三人者並掌銓選此唐世之所以爲得才鄭冲阮武孫邕三人者並得薦揚此盧毓之所以爲得士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是兩人爲吏書而喜怒之色異也王弘將加榮祿于人則必先呵責不加榮祿

于人則微假顏色是一人爲吏書而喜怒之時又異也

例也嘗備物致用實之內廩外邊以濟當時之急長
孫平之置爲義倉也每令民出粟儲之窮簷委巷以
備荒歲之災張華贊帝伐吳而輒嘗量計于運漕遂
滅吳而得褒封之詔唐儉從帝校獵而不欲快心于
逐獸遂罷獵而成善諫之名劉溉動有風姿而在職
以清白自修聲色之娛非其願好吳隱之坐無檀席
而居官以清儉自守俸入之羨悉以賑施蔡景歷當
車駕之臨幸而拜命于侍宴之先則何其倚庇之特
重王琚有內相之稱名而得預于中朝之政則何其
眷委之獨隆何胤辭官而隱居于若耶竟謝白衣之

祿韋煥辭判而歸語其家衆已讓版使之銜蓋必如
李公擇者使之掌邦成可以禁抑克殘而培剋之風
息如韓忠彥者使之裁省局可以歛節財用而元祐
之錄成矣

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圖尚書古納言
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各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
低昂孰能披軼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辨是宜審聽於
聲音之際一一而吹八座樞機五曹要劇自非元凱
之明允忠肅陳韓之敦樸淳深將何以釐正公私擾
安邦國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者蓋周之春官大宗伯掌邦禮以洽神人以和上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也典朕三禮大舜委之伯夷分勅六卿成王任之彤伯樞當喉舌位應文昌敦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郊天祀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宜付一人之雋彥以修千古之儀文所謂典禮之于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選則高者是已故魏文之命宋弁而使之攝二曹則以祀與戎爲大事唐高之命裴行儉而使之總二職則以文與武能兼資太宗之拜陳

叔達也謂其有讜言之益故晉秩清華以報忠睿宗
之拜薛稷也謂其有翊贊之功故召入宮禁以決事
韋綬之論祈禳而以宋景公漢文帝爲對也乃知人
君之失德不能以媚神而消祲災豐稷之論廟饗而
以司馬光呂公著爲配也乃知人臣之有功不可以
得罪而廢祀典高麗有請買書籍者嘗下禮部議之
而蘇公乃上言漢世且辭東王宜謝而弗許西蕃有
進獻汗血者亦下禮部議之而蘇公又判狀朝廷方
却走馬遂寢而不收李綱之在隋世其仕宦猶未達
也曾筮得鼎卦而決諸太人之占謂易代當爲卿輔
至唐而竟以禮書拜官可謂巧符其數矣崔沔之歷
秘書其名爵猶未顯也乃學擅禮經而會有朝廷之
事凡疑議皆來取裁及沒而以禮書加贈可謂位償
其才矣若韓昭仕僞蜀而居此官技藝悉皆涉獵而
誦之者曰以人臣八座之貴而無襪線一條之長也
斯亦何足道哉

兵部尚書

蓋聞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大司馬司馬者卽少皞睢鳩之任唐堯夏官之銜晉魏五兵七兵而唐宋司戎樞密之職也其屬有武選者凡貢舉遣將出兵奏捷之事皆隸之有職方者凡地圖城隍烽堠蕃夷之事皆隸之有駕部者凡輦輅車乘廐牧驛傳之事皆隸之有庫部者凡軍器儀仗鹵簿供帳之事皆隸之豈特連班八座上比七星固亦分職五曹專司九法爲帝之喉舌作王之爪牙自微宿望通才高賢舊德其于以辦邦國之大典膺腹心之重臣鮮不什

矣姚崇之以相臣兼官也則舉屯戍儲械之屬皆暗記于胸中李輔國之于南省視事也則整軍人將士之裝率環衛于道左講武驪山之役帝且五申三令親鼓于武帳之中無奈郭元振之遞奏禮止也非念翊贊之功豈宜赦之而不坐按軍法新授方鎮之軍時且挾矢張弓露兵于省閣之下固宜令狐楚之遞有參辭也未聞闕庭之地孰是縱之而使震驚乘輿蘇軾之充鹵簿使而隨行也時忽有衝突儀衛者而公則慷慨具劾以疏聞是大臣之所以翼護天子黃中之兼侍讀官而入直也時先有遣人候視者而公

則從容應召以坐語是天子之所以敬禮大臣當積雨之候而以時政下詢本兵王起者請以寃逐臣爲先惟冀允行以宣及時之德澤當軍興之年而以制狄下問本兵王庶者對以愛人民爲本即蒙嘉嘆而下樞使之綸音總之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鈎陳玉檻進逼鰲頭得頗牧于禁中弄羗夷于掌上富公之鎮西夏寇公之入中書其人故自足重也如徒區區以簡率自持而乘款段之馬瑣瑣以種植爲務而樹夾道之槐若李懷遠吳湊者亦烏用此高爵厚祿爲哉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者周之秋官卿所謂爽鳩氏司寇也六卿之官倍百清比白雲五刑之屬三千慎加烏府舜帝有欽恤之命穆王有哀矜之辭臯陶之作士師期無刑以致理蘇公之爲司寇式敬獄以掌邦此其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分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辨析科條蓋難其人亦難其任矣劉祥道之爲司刑伯也每覆天下大獄必且累日欬歔爲之一再罷食而平反者多燕穆之之知審刑院也每讞天下疑獄必使沉寃昭雪爲之反覆推詳而全

何止委金
活者衆京兆人有以姑鞭婦致歿者府斷償以歿刑
柳公綽以爲尊毆卑非鬪而竟得減死也不令爲妻
戮母而貽其子名教之羞金州守有受財枉法抵死
者法官貸以杖配蘇子容以爲上大夫不刑而竟得
免黔也不欲毀冕裂冠而貽當世士夫之恥律有建
議違制親被乃坐之條而王文正公以外郡具獄讞
聞不宜論以違制而請從違失也上可之而行其言
刑有盜殺同黨就捕不抵之例而韓忠獻公以若曹
併貲滅口不宜許以自新而遽動哀矜也上是之而
更其法非劉孝先之正直不能息都官省又崇之妖

非沈子厚之威名不能兼羽林監宿衛之事方嚴如
羊鉅平者豈受媚闈人之黨故于張僧胤之來候也
禁登床而弗使前剛毅如崔隱甫者豈求容奸相之
門故于牛仙客之詣謁也寧違詔而弗與見李適之
不以飲酒而致廢事不可不謂奉公突厥通自以少
文而遂辭官不可不謂知量顏真卿不欲令百官奏
事先關白宰執而後奏聞朝廷可不謂忠君愛國也
乎哉

工部尚書

工部尚書者周之冬官卿所謂鳩鳩氏司空也司空
上和乾光下理坤道而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
墾則于司空責之其所治者山林川澤堤岸道路橋
梁其所主者城廓都邑宗廟社稷坐宅自非髦碩之
士練達之才何以使五材是宜百工惟敘故虞舜之
代伯禹實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爰處其地而孔子
之仕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百物之宜咸得厥
所此其克共邦事固亦非聖人所難矣降而後世漢
王梁之拜尚書也以玄武水神之號而爲司空水土

之官陳沈衆之拜尚書也以後周工部之官而兼前
代起部之職鄭善果正身奉法其在位也以精明而
懋著勤勞長孫平遇事有爲其居官也以開敏而虔
修職業于休烈清不治產而雅意好賢士類皆稱其
推轂李大義訥不能言而剛腸嫉惡人情每絕其私
干曾布當拜相之時豐公稷欲率臺屬論奏遂有此
遷而公且力求補外也表章有請斥佞人之言不避
怨府仁宗御講筵之日張公闡常召內庭咨詢時爲
稱善而公且屢請乞閑也帝諭有賴知外事之語不
允辭官若陳從易軍國之需輒多創立非不巧思過

人而僅畱心于器械閭立本兄弟之位並極顯榮非
不家聲奕世而徒馳譽于丹青嗚呼奮庸熙載亮采
惠疇此國家何等事而乃用彼碌碌大臣爲哉

吏部侍郎

六曹之各益侍郎一人以貳尚書自隋煬始而唐世
開元以來吏部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遂爲故事分
領管選列爲三銓而尚書掌其一侍郎掌其二矣故
高孝基有知人之鑒其所賞異者爲杜如晦房玄齡
裴行儉有得士之稱其所推揚者爲王劇蘇味道李
敬玄之所延譽者乃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一代
文章之士王丘之所擢用者乃孫逖張鏡微張晉明
王泠然一時俊秀之流劉林甫之奏四時聽選也隨
到注擬各升授其官當時皆以爲便盧從愿之當六

年典選也冒名虛增皆摘發其事舉世咸以爲神高季輔知選事于東都時且共稱允愜人以為得才而上亦鑒其清也故有金鏡之賜盧承慶辭選事于五品祇因職在尚書自以爲越局而上終弗之許也故有信卿之言姜晦大開銓門而賄賂不入宜嘆服于中朝李义盡絕蹊徑而請謁不行宜見知于人主馬載銓綜流品而振理風俗以此稱名教之宗季卿振拔幽滯而進用忠廉以此得士心之附陳堯咨升擢孤寒而特陳功狀皆得遷改京官孫逢吉救援正士而論劾優伶不容濫污清選他若魏克已放長榜而

喧譁于衢路楊思玄斥士流而見訟于選人許子孺補授悉憑令史有勾直乎配之譏鄭愔選除狼籍脏私有非錢不行之誚此其于選曹選法竟何如哉蓋必以李至遠者爲之則添字成文當不受欺必以韋陟者爲之則按聲盤詰莫不首伏矣

戶部侍郎

戶部侍郎者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即隋之所置
爲民部侍郎唐之所改爲司元少常伯而宋之所仍
爲戶部職歸三司而曹列十案者也蓋下制民產上
經國儲理財先示簡廉利物毋懲聚歛自非精練吏
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佐憂勤下寃凋瘵故善其職者
爲登大位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而元和以後宰相之
選恒必由之崔群大拜于前孟簡延登于後而其官
始稱貴重矣故李元紘之條奏時議得失最辨帝悅
而爲之賜衣楊瑒之條對版圖利病甚詳帝聞而爲

之嘆賞自夏殷周隋以來戶口之多少有數而盧承
慶隨問敷陳事多徵實宜厯五位之咨嗟自長慶寶
曆而後國家之變故頻仍而韋表微累年監察秩正
貳卿應叨一時之寵渥牛僧孺于韓弘入朝之日獨
不受官中之餽遺因按籍而見柳元禮于戶曹拜命
之時能不徇例外之宣索必執奏以聞李絳之所以
獨無進獻者不欲用官物以結私恩蘇轍之所以極
諫開河者不敢諱直言以欺聖聽若乃蕭靈目不知
書當伏臘而悞呼伏獵豈容內省之班張平叔心惟
嗜利雜優諧而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王彥威雖
則大喪名矣

該儒術而經總財用米鹽握筭非其所長則便曠職

潘孟陽恃恃氣豪而巡視江淮貨賄公行乃其所短

禮部侍郎

攷之春官小宗伯所謂禮部侍郎者也晉貳秩宗仍躋內史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五花之判登庸綴文昌之三相制作陳泰階之六符豈惟典禮以和神人抑亦考文以舉秀孝文章煥焉可述惟誇乘馬之工夙夜直哉惟清每進夔龍之選稱是職者斯已難矣舊制掌貢舉者必以考功員外而自李昂見詆于士類謂郎官位輕不足臨多士始命侍郎掌之舊制試舉人者必在長安都門而自賈至建議于中朝謂是年歲荒不必赴省會始分兩都試

之而若賈餗所中選者七十五人皆名士其後盡至公卿高錡所登第者三四十人皆實才其時盡黜浮艷鮑防當歲早之時輒舉稔沴以爲策問而士且有指摘輔政者防則置之高第而使主上聞所未聞故遂下褒嘉之詔高郢當朋比之世更相譽薦以動主司而士且有請謁營私者郢則絕之太嚴而使士人舉所當舉故遂移流競之風韋陟恐詞人後生其才有所不能盡乃于試之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賦文詞先試于門下而後依常考校以此收得士之美稱李揆謂隄防書策其禁有所不必嚴乃于試之日令

選士即將所設經史韵語尋檢于庭中而後下筆成篇以此致憐才之令譽錢徽謝絕段文昌之囑托因之被貶于時而不欲私書相證令子弟舉火焚之也是稱長者令狐峘賺取楊炎之手書將以示公于上而即爲密奏具聞劾宰相以私迫之也是號姦人王起心畏嫌謗先以選取進士考文送中書閱視而始令放榜當司雖遠是非而官常已失劉太真性極詭隨第欲網羅勢家子弟恣私意甄收而遂致孤寒缺望則喪名檢而物議沸騰矣

兵部侍郎者周之夏官中大夫也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列元戎之樞必宿應文昌始得縮天喉舌非胸蟠武庫何能佐國爪牙亦難之矣蔣伸爲上所信每進見必再三起留無非軍國大議韋澳爲上所知每傳宣必劇論可否無非刑政訐謨韋處厚身犯斧鉞歿亡之誅以諫遊畋卒蒙感悟王敏節手畫秦隴形勝之槩以對便殿輒得褒嘉楊越公素之兒洪禮者兼有文武之才其入叅機務而出効戰攻也帝則以公之家風而嘆賞盧丞相杞之子元

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者周之夏官中大夫也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列元戎之樞必宿應文昌始得縮天喉舌非胸蟠武庫何能佐國爪牙亦難之矣蔣伸爲上所信每進見必再三起留無非軍國大議韋澳爲上所知每傳宣必劇論可否無非刑政訐謨韋處厚身犯斧鉞歿亡之誅以諫遊畋卒蒙感悟王敏節手畫秦隴形勝之槩以對便殿輒得褒嘉楊越公素之兒洪禮者兼有文武之才其入叅機務而出効戰攻也帝則以公之家風而嘆賞盧丞相杞之子元

輔者雅有貞方之守其綽繼祖曾而歷踐清貴也人
不以父之醜行而見疵許將之所奏八條如兵馬器
械繕作給用云者皆當時之要言周文忠之所奏四
事如侍從臺諫監司郡守云者盡今日之急務督府
有密陳恢復之謀者侍郎周葵請對以爲慎毋輕舉
而帝且唯唯無言也至以敗書上聞而始憶公言之
爲正直宰執有持拜詔之議者侍郎張燾建言以爲
必不可從而彼且惓惓諭意也至以去國力諍而始
知公意之難挽回衛次公之選將見李勣徐有功之
兩孫名逸冊籍中公輒念祖先之有殊勲而待之以

優異李文敏之在朝會苗傅劉正彥之二賊變起輦
轂下公輒計朝廷之有佐助而應之以慨慷若盧承
慶以檢校兵曹而逡巡知選以爲越常局而不敢爲
則失之太慎楊弘武以戎司少伯而泛濫授官以爲
聽妻言而不敢逆則失之太污矣

刑部侍郎

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是其爲刑部侍郎者也其所置一員以掌天下刑法徒隸勾覆關禁之政總其成而行其制中外咸質正焉旣以五聽讞獄訟而求民情又以八辟釐邦法而附刑罰此其光奉黃扉之命入踐白雲之司獨提丹筆之春徑荷紫囊之橐者而唐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大理卿同刑部侍郎充之謂之大三司使其官可謂尊重矣故張柬之以才堪宰相而被薦于梁公僅有此授劉棲楚以名在諫官而受知于天子乃有此宣太宗之擢李道裕爲侍

何氏卷金
郎也以張亮未有反刑不宜論死裕嘗奏之而每多
追悔故憶之而因得其人德宗之遷奚陟爲侍郎也
以李充原無罪狀不宜貶官陟卽按之而業且得情
故上之而竟寃其譴劉瑑以制勅可行者議其重輕
裒彙書帙以成一家自號大中統類爲之表章奏行
王播以法律未定者去其繁雜備舉格條以置座右
每遇剖決如神以此僚屬歎服韓昌黎之上表極諫
也恐崇異端之教而迎佛骨于禁中彭汝礪之降旨
執奏也恐從政府之言而殺囚人于法外呂公孺請
輕亡珠之罪者誠不忍見戮及無辜于是原廟殿中

頓開又繫之獄孔宗翰請治伶官之刑者誠不忍見
戲及先聖于是疑祥池畔盡斥俳優之人獄有矜疑
者卽不以殺人廢法而定罪原情必不使橫罹于獄
范功甫之所以多所平反囚有誣服者卽不以成案
爲拘而按法抵罰亦不欲邀賞于朝張文忠之所以
最稱明允嗚呼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法之中
舜不賴咎繇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君人者如欲攬
槍夜掃貫索宵空則秋卿之選慎之不可不早慎矣

工部侍郎

周之冬官中大夫小司空者是爲工部侍郎之任而以糾百工以飭五材使城郭都鄙定其規士農工商安其所其屬六十掌邦事者皆得而參預之儼矣尚書列座與天北斗以齊衡群然將作攸司掌土中邦而執藝必孚諸人望讓無臯益稷契夔龍亦簡在帝心若有上下草木鳥獸然後可以時地利可以建章程如曲阜制辭所云疇若予工汝徃爲允紀綱繕修之政杜塞淫巧之端亦其職然也李栖筠通鄭白渠不爲豪家所壅據故萬姓頌其恩澤而魁然負宰相

何止幾金
之聲胡啓中充回鶻使不爲胡虜所脅從故四夷憚
其威名而居然隆大臣之譽有列戟于內閣外門示
尊二三品者而柳彧以國公高僕射子申牒請之乃
判父戟在門尊有壓卑之義而事竟不果施行有給
札于侍從臺諫應詔數十人者而張闡同司業王十
朋公指實陳之極言權臣在事時有纍卵之危而帝
且大加稱賞蘇廷碩之詔問而謂有工侍得中書之
拜者則但對任賢之命豈以資格爲拘而起曹之延
登有望楊龜山之入對而命以工侍兼侍讀之官者
則首言自古之君皆以典學爲務而當寧之啓沃有
人若錢昱以外州刺史驟得推遷而宋祖謂其貴家
子不可任爲丞郎乃命改官而出爲團練使者則帝
之重惜名器可知雷得驤以中朝京官同知考課而
趙相與之有夙嫌聞其再相制下不覺墜笏而遂上
求退表章則普之嫉妬人才又可知矣

